

879.576  
7743.418

世界文學名著譯叢

# 飢餓的光芒

(俄國短篇小說選)

譚子鐘

上海

春光書店發行

500/182/04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再版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

# 飢餓的光芒

版權不  
所有翻  
印准不

著者 俄國諸名家  
譯者 蓬子  
發行者 高鵬天  
出版者 春光書店  
印刷者 聯華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春光書店

棋盤街交通路中  
電話九二一四五

門市部

上海春光書店

棋盤街一八〇號  
電話一三三五二

# 飢餓的光芒

## 目錄

屠格涅夫：夢

托爾斯太：里里奧雪

列斯考夫：蠢人

契訶夫：接吻

樓羅古勃：飢餓的光芒

高爾基：墓地

賽夫琳娜：老婦人

伏爾珂夫：奇蹟

譯後記

那時候，我和我的母親同住一個靠近海口的小小的市鎮裏。我那時剛滿十七歲，而我的母親也只不過三十五歲；她是很年青就結了婚的。當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還只有七個年頭；但我對於父親却記得很清楚。我的母親是一個矮矮的女人，她生有美麗的頭髮，一個迷人的，然而永遠露着悲愁的顏色的臉孔，一種鎮靜的，疲倦的聲音，和畏怯的動作。在她年青的時候，她是一個有名的美人，但就是活到了那樣的年紀，她也依舊還有着迷人的力量和美麗。到如今，我還沒



有看到過像她那樣奧妙的，溫柔的可又憂鬱的眼睛。我崇拜她，而她也愛我的……但是我們底生活却並不快樂，好像有或種神祕的，不可救藥的又不應當的悲哀，永遠在挖掘她底生存的根苗。這悲哀，單拿對於父親的哀戚來解釋是不夠的。縱然那哀戚的程度是那樣深，縱然我母親從前愛他是那樣熱情，縱然她底懷念是那樣聖潔……不！在那哀戚裏，是隱藏着只一種爲我所不知道，但被我感覺到的東西——只要我一望到她那雙靜默的，沒有感情的眼睛，只要我一望她那怪好看的，然而也沒有感情的嘴唇，我就立刻紛亂地，又強烈地感到這東西了；那嘴唇，並不是苦痛地緊縮着，而好像永遠凝住了似的。

我上面已經說過，我母親是愛我的；但有時她也要侮慢我，當我底舉動在她成爲難堪的，不能忍受的時候。每逢這樣的時候，她好像對我感到了一種無意的憎惡——但過後，她又會恐懼起來，含着眼淚責備着自己，將我擁抱在她懷裏了。她這種暫時的敵視的怪脾氣，我認爲是由於她底被毀損的健康緣故，由於她

底不幸的緣故……這是真的，有時發生在我心裏的陰險的罪惡的感情底奇怪的爆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是可以將這些敵視的感情激動到了某程度的……

但是這種爆發又並不和憎惡的時間有聯絡的。我的母親是時常穿着黑衣服，好像在哀泣似的呢。我們是生活在頗高等的社會層裏，雖然我們和別人並沒有什麼往來。

## 二

我的母親將她底一切思想和注意全集中在我身上。她底生活是沈浸在我底生活裏。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地建築着，對於孩子們往往是不好的……像這樣的關係，是更適宜於摧殘孩子們。何況我是我母親的獨子呢……凡是獨子往往是發展得畸形的。在養育他們的時候，做父母的人只專心想着他們，而很

少想到自己……：那是不合實用的。我並沒有被寵壞，也沒有變得很固執（獨子們往往容易被寵壞而又容易變得固執的），但是我底神經卻沒有到衰弱的時候就衰弱了，還有，我底身體也頗壞——我是很像母親的，就是我底面貌也非常像她。和我同樣年齡的孩子們底社會和我是沒有往返；一般地說，我看到了別人是要感到羞怯的；甚至和我母親談話也很少。對於念書，比無論什麼東西都更使我喜歡，而且也喜歡一個人孤獨地散步——和夢想，夢想！至於我倒底在夢想些什麼事情，這又很難說。有時，我覺得好像自己是站在一扇半掩着的門外，在那門後，是有或稱秘密隱藏在那裏——我站着，等候着，心裏漲滿了焦急的慾望——但我仍然沒有跨進門檻裏去；老是默想那橫在我面前的門背後是什麼東西——老是等候着，焦急地想望着，……：或者睡着了。假使詩的脈搏跳動在我（心裏），那我真會儘可能的去寫詩了；假使我感到了一種虔奉宗教的傾向，那我可以變成一個和尚；但我都沒有碰到這一類事情，所以我依舊繼續夢想着——等候着。

## 三

我剛才說過，我有時會在朦朧的思想和幻想底靈感之下睡着了。整個地說我睡眠的時間是很多的，在我的人生裏，夢扮演了最卓越的角色；我差不多每夜都看到了幻影。我記住了這些夢，我認爲這些夢是有意義的，我將這些夢看作了預兆，我用盡力量要去預知這些夢底祕密的意義。其中有幾個夢時常反復出現（在我睡眠裏），但我每一回都覺得它是新奇的又不可思議的。其中特別使我感到苦惱的是這一個夢。我覺得，我好像在一個古老的都會裏，行走在一條狹狹的，舖得很坏的街道上，在許多層樓的，石築的，有着尖尖的屋頂的房子中間。我是在找尋我的父親；好像我的父親並沒有死去，而是爲了或種緣故，在躲避我們，而且他就住在這些房子的某一幢裏面。於是我就走進了一扇低低的，漆黑的門兒，橫過了一個被木材和木板妨礙了交通的長長的天井，後來終於走進了一間有兩

扇圓窗門的小房間裏。我的父親穿着一件外衣，抽着一個烟斗，站在這房間中央。他一點也不像我真正的父親：他是高高的，瘦瘦的，頭髮黑漆漆的，生着一個彎曲的鼻子，一雙暴戾的銳利的眼睛的；從外表上看起來，他大約有四十歲年紀吧。他不高興，因為我尋到了他；我呢，和父親相逢也感不到絲毫快樂——於是木然地站着，陷在惶惑之中了。他輕輕地避了開去，開始喃喃地說着話，用短短的足步往返地蹀躞……接着他向後退了一點路，但喃喃的說話並沒有停止，還不斷地回過頭，向後面拋過目光來；於是這間房子就擴大起來了，消失在一陣迷霧裏面了……想到了我又要失去我的父親，我不禁突然恐懼起來了。我追在他後面——但我已看不到他，只能夠聽到他底憤怒的，熊似的咆哮……我底心兒沈落在我身裏了。我驚醒過來，許多時候都不能再睡去……第二天，我整天思索着這一個夢，但自然是得不到一個結論的。

## 四

六月已經到來了。我和我的母親同住着的那個市鎮，在這個節季變成了非常活氣。許多船隻駛到了碼頭，許多新的面孔出現在街道上。隨了這樣的時候，我最愛上碼頭去散步，經過了咖啡店和旅店，細細地看看水手們底面孔和另一些坐在帆布篷帳下，坐在那放着斟滿了啤酒的白錫大杯的白漆小桌旁的人們底面孔。

一天，當我經過一家咖啡店前面，我瞥見了一個一見使我注意的男人。穿着一件長而黑色的農民式的外套，戴着一頂扯到了眼睛上的草帽，他默默地坐在那裏，兩臂拱疊在他胸口上。一捲捲的疏疏的黑髮，一直垂到了他底鼻上；他底薄的嘴唇啣着一個短煙斗底管子。我覺得這個男人很熟悉，他那淺黑而帶黃的面上的每一種神氣，他那整個的儀容，顯然是踏着我底記憶了，於是我除了站在

他面前沒有別的辦法，我不禁這樣問着：「這個男人是誰呢？我在那裏曾經見過他來？」他大約也感到了我底聚精會神的凝視吧，因為他也旋轉了他底背，拿眼光向我身上刺來：……我無意中發出了一聲驚駭的叫號：……這個男人就是我所苦苦找尋着的，我時常在夢裏看到的父親呀！

要說有錯誤是決不可能的——因為這種相似是逼真到太驚人的程度了。就是那件包着他底細小的四肢的鑲長邊的外套底顏色和樣式，也使我想起了父親出現在我面前時所穿的那件外衣。

「難道我是在做夢嗎？」我心裏自己盤算着……『不會的……此刻是白天，有一羣人咆哮在我四周，太陽也光明地輝耀在蔚藍的天空裏，所以在我面前的決不會是一個幻象，而是一個活人！』

我走到一張空桌子旁邊，要了一大杯啤酒和一份新聞紙，於是就在和這神秘的人距離不遠的地方坐下去了。

## 五

將一張張的新聞紙放得和我底面孔成平行線，我繼續不斷地拿眼睛去吞滅這一個陌生人。他簡直不大動作，只時常稍稍抬一抬他底下垂着的腦袋而已。他顯然是再等一個人。

我凝視了又凝視……有時好像又覺得我已經發現了這整個凶事情——其實他和我的父親是一點也不相像，我是屈服於想像底半無意的欺騙了……但「他」突然又從椅子上略略轉動了一下，稍稍抬一抬他底手兒，於是我又幾乎要高聲叫喊了，我又觀望着我面前的我的「夜的」父親！

他終於注意到我底頻頻的注視。於是，起初是感到了驚訝，接着是感到了憤怒吧，他向我這方面投來了目光，突然站起身，撞倒一根靠在桌上的小小的手杖。我立即跳了起來，拾起手杖，遞給他。我底心兒在劇烈地怔忡。



他勉強露出了微笑，向我道謝，而且向我底面孔移攏了他底；他豎起眉毛，嘴唇稍稍離開，好像被什麼東西打了一下似的。

「你很懂得禮節，青年人，」他突然用一種乾燥的，尖銳的，帶鼻音的聲調這樣開始了。「在近日，這樣懂得禮節是很難得的。允許我來恭賀你吧。你是受過很好的教育的。」

我是怎樣回答他，我已記不清楚，但我們底談話是開始了。我明白了他是我的一個同鄉，在美洲住了好多年，新近才回來，而且要想不久就再回到那裏去的。他說他底名字叫什麼男爵……我沒有弄清楚他底名字。和我的「夜的」父親一樣，他每說一句話，老是用一種模糊的，小聲的咆哮來結束的。他想知道我底名字……當他聽到了我底名字的時候，他又顯出驚駭的樣子。接着他問我是否住在那個市鎮裏，和誰同住的？我回答他，我是和母親同住的。

「那末你的父親呢？」

「我的父親早已去世了。」

他問了我母親底教名，突然露出了一臉不雅觀的笑容——接着他就辯護自己，說他有那一種美國人底習慣，而且他大部份可說是一個怪僻的人，接着他問我們是住在那裏，我告訴他。

## 六

我們談話開始的時候，我所深深地感到的不安，已經慢慢地平靜下去了；我想，我們的親密起來是頗奇怪的——我所想到的不過如此而已。我不喜歡這男爵問我時露在他臉上的微笑；也不喜歡他那雙眼睛底表情，當他拿公然眼睛來刺我的時候：……在他底眼睛裏，是有着或種貪婪的，又自卑的東西的：……有或種會引人恐怖的東西的。在我夢裏，我是不會見到過那樣的眼睛的。這位男爵也生着一個奇怪的面孔的！這面孔是蒼白的，疲倦的，同時，從外表上看起來，又是

年青的，但這是一種令人不快的年青呵！而且我那「夜的」父親也沒有那個深深的癍痕，那個斜斜地橫滿了他整個的前額的癍痕呢，這癍痕，一直到我更移近了身邊，我才看見。

在我還沒有將我們所住的房子底門牌和那條街道的名字告訴這男爵的時候，一個穿了件包到他底眼睛上面的外套的高個兒的黑人，從後面來到他身邊，輕輕地在肩上拍拍他。這男爵旋過身，說：「阿哈！終於來了！」於是他向我稍稍點了點頭，和這黑人一塊走進咖啡店裏去了。我依舊是在篷帳下面。我願意等在那裏，一直到這男爵再回出來，這倒並不完全爲了想和他再談話（我真不知道我該拿什麼題目來和他談話，）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再來證實一次我最初所得的印象。——但是半個鐘頭過去了；一個鐘頭過去了……這位男爵還沒有出來。我走進咖啡店裏去，將所有房間都巡視了一遍——但我到處看不到這男爵，也看不到黑人……這兩個個人一定打後門出去了。

我底腦袋稍稍感到疼痛，心裏懷着要想振作一下精神的目的，我走出了咖啡店，沿着海岸，上那市鎮外面的大公園裏，那是在十年之前開闢成功的。在大橡樹和車前樹底蔭影裏漫行了兩個鐘頭之後，我便回到家裏去了。

## 七

當我一出現在前房裏的時候，我們的女傭人向我身邊飛奔來，慌亂到渾身都抖動了。從她那面孔的表情上，我立即預料到，當我出去的時候，有或種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在我們家裏了。而且事實上，我明白在一個半鐘頭之前，從我母親底寢室裏，傳出了一聲駭人的叫喊。當女傭人奔進她房裏去的時候，她發現母親暈倒在地板上，好幾分鐘之後才再醒過來。我的母親終於又恢復了知覺，但她不得不上床去睡了，而且還顯出了一種奇怪的，可怕的臉色；她一句話也不說，問她也不回答——她一點動作也沒有，只管管她的四周圍，抖着顫身體而已。女傭人

差園丁去請醫生。醫生來了，開了一服鎮靜劑，但是我的母親也不肯向他說一句話。園丁是肯定地這樣說：從母親房裏傳出了叫聲的幾分鐘之後，他曾經看見一個陌生的男人，匆匆地跑過了花園裏的花地，奔到那面街的園門去。（我們住着一幢一層樓的房子，窗門是臨眺着一個美好的大花園。）園丁來不及向這陌生人底面孔看個清楚；但這陌生人是憔悴的，戴着一頂草帽，穿着一件鑲長邊的外套……是『這位男爵底打扮呀！』立即閃過我底腦筋了。園丁來不及追住他；尤其是，立即叫他進房裏去，差他去請醫生。

我走進母親的房間裏去；她躺在床上，顏色是比躺着她底腦袋的那個枕頭都更蒼白了……看見了我的時候，她無力地露出一臉微笑，向我伸過手來。在她旁邊我坐下去，開始向她問起話來；當初，她是固執地逃避着我底問題；但後來，她終於這樣承認了，她看見了或種使她嚇了一大跳的東西。

『有誰到這裏來過嗎？』我問。

『沒有，』她匆忙地回答。『沒有人來過，但我好像覺得……我想，我是看見了……一個幻影……』

她停止說話了，用手兒掩在她底眼睛上。我正打算將我從園丁那兒聽來的話傳達給她聽——順便，也說起我和這男爵也曾遇到過……但是爲了或種或別種的理由，這些話語是死在我底嘴上了。

但我仍然向母親這樣說：幻影是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的……

『不要再說，』她低聲說，『請你不要再說吧；現在不要來擾亂我。你總有一天會知道……』於是她又陷入沈默裏去了。她底手兒是冰冷的，她底脈搏是迅速地又雜亂地跳動着。我遞給她一服藥，於是稍稍走到了一邊去，好不去擾亂她。

她一天都沒有起來。她毫無動靜的默默地躺着，只不斷地在深深的歎氣、而且顯着一種畏怯的樣子張開了她底眼睛。——房子裏面的每一個人都被擾得心亂

如麻了。

八

到了晚上，我的母親稍稍發了燒，於是她就叫我走開去。我無論如何不願意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祇在隔壁房裏的一張睡榻上躺下。每過一刻鐘我起來一次，輕輕地蹣到她門旁，傾聽着……一切依舊沈默着——但我的母親那一夜可說簡直沒有睡去。當我一個大清早走進她房間裏去的時候，我看她底面孔是腫起來了，她底眼睛閃耀着一種不自然的光輝。在這一天裏面，她稍稍身體舒服了一點，但一到黃昏，她底發燒又增劇了。

到那時為止，她是一直保持着一種固執的沈默的，但此刻，她突然開始用一種急促的，痙攣的聲音說話了。她並沒有精神錯亂，她底話語都是有意思的，然而是不聯貫的。在快近午夜的時候，她突然用一種抽搐的動作從床上起來，（這

時候我正坐在她旁邊，而且用同樣急促的聲音向我敘述這故事。她繼續不斷地從一隻玻璃杯裏大口地喝着水，無力地揮揮她底手兒。但她這時候始終沒有向我看過一眼……這一切都是奇怪的，好像她是在夢裏做這事情似的，好像並不是她自己在場，而是另一個人借她底嘴唇說話，或者叫她說話似的。

## 九

「記住我對你所說的話吧，」她開始說。「你已不是一個年青的孩子，你必須知道一切。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她嫁給了一個爲她所萬分心愛的男人，而且和她丈夫幸福地生活着，在他們共同生活的第一年，他們一塊上首都去過了幾個禮拜的日子，很享福。他們住在一個上等的旅館裏，時常出去，上戲院和會場裏去。我的朋友決不是一個醜陋的女性；每一個人都注意她，所有的青年人都向她獻殷勤；但其中有一個人頂特別……他是一個官員。他毫不放鬆的跟住她



，每逢她出去的時候，她總看到他那烏黑的，奸惡的眼睛：他不去和她認識，甚至不會和她談過一次話；他祇只不斷地拿一種非常奇怪的，驕傲的眼光向她凝視。所有這首都裏的快樂，都被他底出現所毒死了。於是她開始催促丈夫儘可能的離開，而且他們已經完全決定遠行了。一天，她的丈夫上一個俱樂部裏去，有幾個官員，幾個和這男人同隸於一個聯隊裏的官員，邀他去玩紙牌……這是第一次將她孤獨地剩在家裏。過了許多的時候她丈夫還沒有回去，於是她打發了她的女傭人，自己上床去睡了……突然間，一個極大的恐怖駕臨她身上，所以她甚至渾身都發冷，開始顫抖了。她好像聽到在牆壁那邊有一種輕輕地在敲擊的聲音——有如一隻狗兒在抓爬的聲音——，於是她開始向那牆壁凝視着。一盞神燈燃點在角落裏；房間裏全掛滿了絲織物……突然間，有或種東西開始在那個地點移動，起來，打開了門……渾身都黑黑的又高高的，那個生着奸惡的眼睛的又怕的男人，直接從牆壁裏踱出來了！

「她要想叫，又叫不出來。她是被恐怖所麻痺了。有如一隻貪婪的野獸，他敏捷地走近她身邊，拋了或種東西，或種悶人的，沈重的又白色的東西，在她頭上……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就記不起來了……我記不起來了！好像死一樣的，好像被謀殺一樣的……當那一陣恐怖的霧消散的時候，當「我」……我的朋友恢復了她底知覺的時候，房間裏面沒有一個人。又過了許多時候她叫不出來，但後來她終於叫起來了……接着一切東西又變成了紛亂……」

「接着她看見她的丈夫立在她身旁了，他在俱樂部一直勾留到兩點鐘……他底面孔是扭歪到不能認識了。他開始詢問她，但她什麼話也不說……接着她病倒了……但是我記得，當她孤獨地被剩在房間裏的時候。她會向那個地方的牆壁上仔細查察過……有扇秘密的門兒在這些絲織物下面是被證實了。而且她底結婚戒指從手上不見了。這戒指底樣式，是與一般戒指不同的。在這戒指上面，有七粒細小的金星和七粒細小的銀星交錯着；這是一個古老的傳家之寶。她

的丈夫問她戒指怎樣會不在手上了，她答不出來。她的丈夫想，她一定將戒指掉落在什麼地方了，於是到處找，但是他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找到這戒指。憂鬱襲襲着他底心，他決定要儘可能的幹快回家了，所以一旦得到了醫生的允許，他們就立刻離開首都……但是你猜想吧，在他們要離開的那天，他們突然在街上碰見了一張昇牀……一個剛纔被殺死的男人，帶了一顆破碎的頭顱躺在那張昇牀裏——你只要想一想！那個男人却正是那一個生着奸惡的眼睛的可怕的夜間來拜訪過的男人……他是正在玩紙牌戲的時候被殺死了！

「接着，我的朋友上鄉村裏去了，做了第一次的母親……和她丈夫同住了好幾年。她永遠不會明白那件事情底絲毫的端倪，而她又怎麼能夠說呢？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但她先前的幸福都已經消失了。黑暗闖進了他們底生活裏——那黑暗是永遠趕它不散了……以前或以後，他們都不會生育過別的小孩子……他們只有那一個兒子……」

我的母親開始渾身顫動着，用手兒掩住了她底面孔。

「但現在要請你對我說了，」她化了加倍的氣力繼續說下去，「到底我的朋友是有可以責備的地方嗎？她能夠用什麼來責備自己呢？她是被懲罰了，但是，難道她沒有這權利，在上帝前面，宣布她所身受的懲罰是不正當的嗎？還有，在逝去了這許多歲月之後，爲什麼『過去』還會顯着一種這樣可怕的样子出現在她面前，好像她是一個被良心的痛苦咬噬着的罪人呢？麥克倍斯殺死了班郭，所以他要看見幻影是一點也不使人驚異的事情……但我……」

我的母親底話語變成了這般紊亂，我是不能夠再理解她了……我已沒有絲毫疑惑：她在那裏說昏話了。

十

我母親所說的故事發生在我精神上的擾亂的影響，無論那個人都能夠理解的

！在她說出了第一句話的時候，我就預料到她所說的並不是她的朋友，而是她自己；她底口誤祇證實了我底臆測而已。所以，我夢中所找到的那個人，我十分清醒時所看到的那個人，真的就是我父親！如我母親所猜想的，他並沒有被殺死，祇不過受傷吧了……他曾經來到她這裏，但是被她底恐怖嚇跑了。我突然一切事情都完全明白；有時發生在她心中的對於我的一種無意的憎惡的感情，和她底永遠的悲傷，和我們的孤寂的生活……我記得，那時我底腦袋暈眩起來了，於是我用兩手捧住它，好像要想將它按住在原位似的。但是有一種思想像鐵釘似的釘住在我底腦袋裏了。我打定主意，犧牲一切都可以，我一定要將那個男人再找出來。爲了什麼緣故呢？爲了什麼目的呢？——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祇是找尋他……找尋他——在我，這已成爲一個生死的問題。

第二天早晨，我的母親終於又恢復她底寧靜……發燒是退下去……她睡着了。委托我們的房東和房東太太和僕人們照顧她，我出去探訪去了。

## 十一

最初，我當然上咖啡店裏去尋我在那裏見過的男爵；但是咖啡店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也沒有一個人曾經留意他，他是一個偶然的客人而已。那位黑人倒被店主們所注意——他底樣子太打動人，使人沒有方法不去留意他；但他是誰，他是住在那裏的，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了。在這樣一個緊急的關頭，我在咖啡店裏留下了我底通訊處，於是開始走上街道，市鎮底 Waterfront，碼頭，林蔭路；我望遍了所有的公共建築物，但我無論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一個像男爵或他的同伴那樣的男人……因為我不知道這男爵底名字，所以我不能夠向警務處去控告；但我暗地裏向兩三個公共治安的保護人這樣暗示着，假使他們能夠發現那兩個人底踪跡，我會重重地酬謝他們底熱情，至於那兩個人底面貌，我打算儘可能的詳細地描寫；但他們，這是真的，驚疑地望望我，不肯十分相信我的話。

像這一付樣子，我一直漫步到了用晚餐的時候，回到家裏我已疲倦不堪了。我的母親已經起了床；但在她底慣常的憂鬱裏又混入了一種新的質素，一種苦思的狼狽，這狼狽，像一把利刃似的剖碎了我底心。我伴她坐了一黃昏。我們幾乎不大說話；她玩她底忍耐的遊戲，我是默默地望着她底紙牌。對於她底故事，和昨天所發生的事情，她一個字也不提到。好像我們雙方訂了這樣一個合同，大家不許提到那些奇怪的又可怕的事情……她顯得對於自己很生氣，而且對於那無意中突然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感到羞恥；但是，也許她對於自己在半昏熱時所說的那些話已記不清楚，而且希望我會愛惜她……事實上，我真是愛惜她的，她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在昨天，她是不敢和我底目光相逢的。

戶外忽然起了一陣可怕的暴風雨。風咆哮着，化作了一陣陣的狂風，窗玻璃板格格地響着，顫抖着；絕望的叫聲和咆哮聲給帶過了半空，好像或種半天上的東西忽然逃脫了羈絆，含了瘋狂的號泣飛翔在搖搖欲墮的屋宇上。在快要天亮的

時候我朦朧地睡去了……這時候，我突然覺得好像有或人走進我房間裏，叫我，喊出了我底名字，但他並不是很響的，而是用一種斷然的聲音。我抬起了我底頭兒，什麼人也沒有；但是，說也奇怪！我並不感到恐怖——我是感到了快樂；突然在我心裏發生了這信念，此刻我一定可以得到結果了。我匆匆地穿上衣服，到外邊去了。

## 十二

暴風雨平靜了……但它那最後的騷動是仍然可以感到的。時間很早；街道上還沒有人；到處都可以看到烟突底碎片，瓦，被震開了的圍牆底木板，破碎的樹枝，撒滿在地面上……『昨夜在海洋上發生什麼變故吧？』當我看到這些在暴風雨過去之後遺留下來的痕跡，我不禁這樣思索着。我開始走向船埠去，但我底足兒却將我運到了另一個方向，好像屈服於一種不可抵抗的吸引力似的了。不



到十分鐘，我就發覺自己是在一個我所從未見過的市鎮的區域裏了。我走得並不快，但也並不停，祇一步一步又一步的走，心裏充滿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我是期待着或種奇怪的，不可能的事情，但同時，我又被這樣的觀念所說服，那種不可能的事情也許會見諸事實的。

### 十三

看呀，那奇怪的，沒有希望的事情，果真見諸事實了！距離我面前約有二十步路的光景，就是那個當着我面前在咖啡店裏和男爵說過話的黑人，突然被我看到了。裹着那一件當時曾引起我底注意的外套，好像他是突然從地下鑽出來似的，他底背部轉向我，用迅速的大步在崎嶇的小巷裏的狹狹的鋪路上走。我立即向他衝過去，但他，雖沒有向後面瞥一眼，却加緊了他底腳頭，突然間，在一座聳突在鋪路上的房子的牆角裏驟然地繞過去了。我跑到那個牆角裏去，和這黑人同

樣迅速地繞了過去……說起來真是驚人的！躺在我面前，只是一條長而狹窄的，空空洞洞的街道；在這街道上，籠罩着晨霧底朦朧的，鉛一般的光線——但我的底目光是窮極了它底極點。我可以數清楚它所有的建築物……無論在那裏，沒有一個人在行走。那個穿外套的高個兒的黑人，和他底出現一樣突然地又消失了！我感到驚訝……但也只不過片刻間的驚訝而已。另一種感情立即又佔領我底心；這條橫在我眼前，好像一切都沈默而死滅的街道——我是認識它的！這就是我夢中所看到的街道，我顫慄了；早晨是這般寒冷；於是，毫無躊躇的，懷着一種信任的確切的恐怖，我走上前去。

我開始用我底眼睛搜索着……是的，就在那邊，在右面，在舖路上有一隻牆角聳出在那裏——那邊是我夢中見過的房子，那邊兩面都有渦卷形的石飾的古老的大門……這是真的，這座房子並不是圓形，而是方形的……但這是無大關係的事情……我敲敲門，一次，兩次，三次，每一次都敲得比前一次更響

點……門打開來了，發出了一種沉重的尖銳的聲音，好像在打呵欠。在我面前站着一個頭髮蓬亂，睡眼矇矓的女傭人。顯然她是剛才醒來。

「男爵是住在這裏嗎？」我一面問，一面向那幽深而狹窄的天井迅速地瞥視了一眼……就是在那裏；一切都在那裏……那裏有我夢中所見過的木板。

「沒有，」這女傭人回答我，「男爵不是住在此地的。」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他不在這裏了。他昨天走的。」

「上那裏去？」

「上美洲去了。」

「上美洲去了！」我無意中重複看這句話。「但他要回來的嗎？」

這女傭人疑惑地望望我。

「我不知道。也許他終於要回來的。」

「但他可在這裏住了很久的時候麼？」

「不，不很久；大約一星期光景，總之他現在不在此地了。」

「這男爵底家名叫什麼？」

這女傭人凝視着我。

「你還不知道他底名字嗎？我們只叫他男爵的。阿呀！Poh！』看到我擠向裏面去，她不禁叫喊起來了——『快到這裏來——有個陌生人在問着種種的問題。』」

從房子裏，出現了一個肥胖的工人底踉蹌的形象。

「什麼事情呀？你要什麼東西？」他用一種破啞的聲音詢問我——露着一副不高興的樣子聽完了我底話，他就重複說着女傭人說過的那一套。

「但誰是住在此地的？」我說。

「我們的主人。」

「那末他是誰呢？」

「一個木匠。他們都是這條街上的木匠。」

「可以看看他麼？」

「現在不成功，因為他已經睡着了。」

「那末我可以進來嗎？」

「不可以；你出吧去。」

「唔，那末再過一些時候我可以來看你們的主人麼？」

「爲什麼不可以呢！當然可以的。時常可以來看他的……因爲是一個商人，那正是他的事情。不過現在你出去吧。你看現在是多麼清早呀。」

「唔，那末那黑人怎樣呢？」我突然地問。

這工人驚駭地凝視着，當初是凝視我，接着是凝視在女傭人身上了。

「什麼黑人呀？」他終於說。「先生，走出去吧。過一些時候你可以再來的

。你和主人去談吧。』

我走到了街道上。門兒立即砰然一聲地在我後面關上了，聲音是沉重而尖銳，這一回沒有吱吱咯咯的響。

我記住了這條街道和這幢房子，走開去了，但並不回到家裏去。我覺得有點着了迷似的。一切現在我眼前的事情是這樣的奇怪，這樣的驚人——可是又多麼愚蠢地完結了！我心裏曾經被那樣的觀念所說服過，我會在那幢房子裏看到一間我所熟悉的房間——在房間中央，是我的父親，那男爵，穿着一件便衣，含着一根煙斗，……但事實並不是這樣，這房子裏的主人是一個木匠，你喜歡來看他幾次就可以來看他幾次——假使你願意，還可以向他定傢具的。

但是我的父親已經上美洲去了！現在我將怎麼辦呢？……將一切事情都告訴了母親，還是將那次相會的記憶永遠隱藏在心裏呢？我極對不能夠服從這一個思想；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祕的開始，會附上了這樣一個無意思的，這樣一

個平凡的結束的！

我不願回到家裏去，只管筆直地向前走，走到了這市鎮外面。

#### 十四

我垂倒了頭走着路，沒有一點思想，幾乎連感覺也沒有，一心一意集中於自己的事情。一陣抑揚的，滯重的又憤怒的咆哮，將我從無感覺的狀態中拖出來。我舉起了頭兒：海洋在離我五十步的前面咆哮着，澎湃着。被夜的暴風所激盪，每半是一片一直伸到了地平線上的白浪花，那大浪底急激的浪頭是有規則地捲盪着，又打上了平坦的海岸。我走過去，走着那條被退潮和漲潮所遺留在黃色的，梭紋式的泥沙上的路線，那裏撒滿了打上來的被踐踏的海草底斷莖，細碎的蚌殼，蛇似的大葉藻。尖翼膀的海鷗，帶了可憐的叫聲，從那遠方的大氣深處駕了風，有如一片白雪似的向灰白的佈滿了雲的天空飛翔着，又突然地掃下來，好像從

這一個浪頭輕輕地跳向那一個浪頭似的，它們又逝去了，有如銀色的斑點似地消失在在一條條的迴旋着的水沫上了。我看到，其中有幾隻是固執地圍繞在一塊大而荒涼的，高高地聳立在單調的茫茫的沙堤之間的漂石周圍。一叢叢的參差的粗雜的海草生在巖石底一邊；有海草底糾纏的莖幹浮出在黃色的鹽沼裏的地方，可以看到或種黑色的，長長的，拱曲的，不很大的東西……我開始留心它。……或種黑色的東西躺在那裏——靜靜地躺在石塊旁，當我更走近去的時候，那東西也不斷地更明白起來，清楚起來了。

現在我距離那巖石祇有三十步路……

啊！那是一個人體底輪廓！是一個屍體，是一個被海水所打上來的淹死了的男人！

這是男爵底屍體呀！就是我父親！我突然站住，好像在那地方生了根。接着，我祇知道自從天亮之後，我是被或種不知名的力量引導着，我是在它底掌握之



中，而且在幾分鐘裏面，我靈魂裏是什麼東西也沒有，除了海洋底不斷的澎湃，和一種在那掌握我的命運之前所感到的恐怖……：

十五

他仰天躺在那裏，稍稍彎向一邊，他底左臂是放在他頭上……右臂呢，是壓在他底彎曲的身體下。浪潮之後的黏泥吞吸了他那穿着水手底長靴的足兒底尖端；浸透了海鹽的短短的粗絨厚外套依舊扣着鈕釦；一條紅色的領帶在他頸上纏了一個很緊的結子，朝向天空的櫻黑色的面孔好像在微笑，在翻轉了的上唇下面，露出緊咬着的小小的牙齒，半開半閉的眼睛裏的模糊的瞳神，差不多不能夠和那灰黯的眼白區分了；掩着水沫，那結滿了醜醜的頭髮是披散在地面，一條連紫色的癢痕赤裸裸地露在前額上；一個狹狹的鼻子聳起在深陷的兩頰之間，好像一條尖而白色的東西。昨夜的暴風雨已經完成了它底工作……他沒有看到美洲！

那個曾經侮辱過我的母親，那個毀壞了她底生活的男人，我的父親——是的，我的父親，他那樣地結戎了生命無疑地是我所喜歡的——，伸着四肢，無助地躺在我腳邊的泥濘裏。我感到這樣一種（複雜的）感覺：滿意的報復，和憐憫，和嫌惡，尤其是恐怖……雙重的恐怖：恐怖我所看到過的東西，和已經見諸事實的東西。我所說過的那種奸惡的，那種犯罪的本質，那些不能理解的痙攣升起在我心裏……將我悶過去了。

「阿呀！」我自自在心裏沉思着，「所以那就是我之所以爲我的緣故……：那是血告訴（你）的地方！」我站在這屍體旁邊，凝視着又等候着，要看看那兩顆死去了的腫神是否還會活動，那兩片僵了的嘴唇是否還會顫抖。不能了！一切東西都沒有絲毫動靜；澎湃的海浪將他打進了海草裏，那海草，好像已經凍住了，甚至那些海鷗也已經飛走——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一點東西殘留在那裏，沒有一塊木板，也沒有一點破碎的船具。什麼地方都是空空的……祇有他，和我，和遠方。

的漲着白沫的海洋。我向後瞥了一眼：後面也是空空的；一帶小丘連綿在地平線上……不過如此而已。

我沒有勇氣將這個不幸的男人剩在那種淒涼的環境裏，剩在那海岸上的軟泥裏，讓魚兒和鳥兒去吞滅了他底身體；一種內心的聲音這樣告訴我：即使不去幫助他——那當然是不成問題的——至少爲了替他安排埋葬，將他搬到住家裏面去，我也該去找幾個男人，叫他們上這裏來……但是一種無從描摹的恐怖突然抓住我底心。我覺得好像那個死者知道我已來到這裏，好像他親手安排好了這最後的相會——甚至覺得好像我聽了他那種滯重的喃喃聲。……我跑到一邊去……又向後看了一次。……有或種閃耀的東西吸引住我底眼光，使我木然地站住了。這是一個戴在屍體底伸出了的手上的金圈……我認得這是我母親底結婚戒指。我記得很清楚，我那時怎樣強迫自己再回轉去，走近去，俯下身去……我記得很清楚，我怎樣去和他底冷冰冰的黏凝的手指接觸，我記得很清楚，我怎

樣喘着氣，繃攏了我底眼睛，咬住了我底牙齒，當我固執地要拉下這戒指來的時候……

我終拉下了戒指，跑開了——跑開了，匆促地跑開了——有或種東西在我後面衝過來，追上我，促住我了。

## 十六

我所經歷過來和忍受過來的一切事情，在我回到家裏的時候，大約完全顯露在我面上吧。我一旦跨進了她的房間裏，她就突然筆直地站起來，用了這樣一種固執的盤問的目光凝視我，於是在我要想解釋自己而不成功之後，結果就默默地將這戒指遞給她。她底面色變成了可怕的蒼白，她底眼睛張得怪大，變得和那男爵底眼睛一樣朦朧了。她發出了一聲無力的叫喊，抓住這戒指，腳頭蹣跚着，倒在我懷裏，完全昏暈過去了，她底頭兒向後倒，她那兩隻張大了的瘋狂的眼睛打

算將我吞滅下去。我用兩臂圍住她底腰肢，然後，一動也不動，靜靜地站任一個地方，用一種安靜的聲音，毫無隱諱的向她傾吐一切：我底夢，和那次相會，和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她一直聽我說完了我底話，不過她底胸部却漸漸地更加起伏得凶，而她底眼睛也突然變成更加有生氣，然後沈下了。接着，她將這戒指戴在第四個手指上，然後向後退了一點路，開始拿出了一塊面網和一頂帽兒。我問她上那裏去。她向我抬起了一眼驚訝的目光，打算回答我，但她又說不出來。她顫抖了好幾次，好像要努力取暖自己似的，她擦擦手兒，後來她終於說：

『我們再上那邊去一次吧。』

『上那裏去，親愛的母親？』

『上他躺着的那地方……我要去看看……我要知道個清楚。……我要去認認……』

我打算說服她，叫她不要去；但她幾乎已經變成歇斯蒂里亞了。我知道，要去反對她底欲望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我們出發了。

## 十七

看呀，我又漫行在海灘的泥沙上了，但我已不是孤獨的一個人，而是和我母親挽着手臂在那裏漫行。海洋已經退潮，已經更退遠去了；它是已經很平靜；那就是它那消沈了的咆哮吧，也還是嚇人的，不吉祥的。那寂寞的巖石終於出現在我們前面——還有那海藻。我很留心的瞧，我努力想認出那躺在地上的圓圓的東西——可是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我們更走近去。我無意中延遲了我底脚步。但那個黑漆漆的，毫無動的東西到那裏去了呢？祇有海草底莖幹，黑沈沈地聳在那已乾燥了的沙泥上面……我們一直走到那塊巖石前面……什麼地方都看不到這屍體；祇有在那曾經躺過這屍體的地方，還賸留着一塊陷落的泥土，人可以因此

辨出那裏是躬過手臂和腿兒的……四圍的海草好像顯得很蓬亂，而且可以認出人走過的足跡；他們走過了沙灘，接着走到石橋下，不見了。

母親和我交換了一次目光，我們在我們自己面上所看到的神色使我們很恐懼……

難道他自己會站了起來，走了開去嗎？

『難道你當真看到他死去了嗎？』她底聲問。

我祇能點點頭。在我偶然遇見了這男爵底身體之後，還沒有經過三個鐘頭……一定已經有人發現了這屍體，將它運走了。我一定要找出幹這事情的人是誰，和他現在已經變得怎樣了。

但是最要緊的，還是要當心我的母親。

當她上那躺過死屍的地方去的時候，她渾身發了燒，但她又將自己底心鎮定了下來。這屍體底失蹤，作爲一種最高的不幸的遭遇，使她感到驚愕。她是呆了。我深怕她底理性。用了最大的困難，才將她弄回家來。我又將她放到床上去；我又去叫了醫生來；但是，當她底意識清醒了一部份的時候，她立刻就命令我，趕快出去尋「那男人」。我服從了。我上公安局去了好幾次，我訪遍了鄰近的所有村落，我在新聞紙上登了好幾個廣告，我向各方面去打聽——但一切辦法都沒有結果！這是真的：我聽到了這樣的消息，在海岸上的一家茅屋裏，發現了一個溺死的男人……我立即跑到那邊去，但他已經給埋葬了，而且從他底各種特點推測起來，他是一點也不像那男爵的。我查出了他上美洲去所乘的那隻船。當初誰都那樣地肯定，那隻船已經在暴風雨裏覆沒了；但幾個月之後，流言又開始流傳起來，大約說有人曾經看見那隻船兒拋錨在紐約的港口裏。不知道怎樣去做才好，我只有出去找尋我所見過的那黑人。我在新聞紙上登了那樣的廣告，假使他



肯上我們家裏來，我願意奉送他很大的一筆錢。果真，一個穿着外套的高個兒的黑人，當我不在的時候來我們底家了……但是和女傭人盤問了一會之後，他又突然走出去，不再回來了。

我的……我的父親底形踪是這般地冷淡下去，這般地無可挽回的消滅在沈默的憂鬱裏了。我和我的母親永不再提到他。我祇記得有一天，對於我以前從來不曾暗示過的我底奇怪的夢，她表示了驚訝；接着她還補說：「自然，這是真的……」她說完她底話。

我的母親病了許多時候，但是在她痊癒之後，我們已不能再建我們以前的關係了。在我面前她感到難對付，一直到她死去的一天……那是千萬萬確的，她感到了難對付。但是沒有方法可以去援助浸在憂愁裏的她的！一切事情都變得很不順，那頂悲劇的家庭事件底記憶也漸漸地喪失它底力量與狠毒了；但是，假使一種難對付的感情已經發生在兩個最親密的人之間，那要想完全消滅已成爲不可

能的事情。

以前時常來擾亂我的那個夢，後來就永沒有再見到；我也不再找尋我的父親了；但有時我好像覺得——而且一直到今天好像這樣覺得——在睡着了的時候，我聽到遠方的叫聲，斷續的憂鬱的哀歎聲；它們反響在一座高牆後面的某地方，但是要爬過這座高牆去又是不可能的；它們撕碎了我底心——而我是一點也不能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是一個活人在那裏呻吟，或是我聽到了苦惱的海洋底狂野的縣長の咆哮。此刻，它又變成了獸一般的咆哮——而我是，靈魂裏充滿了憂傷與恐怖，醒過來了。



亞里奧雪是個弟弟。他的母親有一次叫他送一罐牛奶到教會區務員的妻子那邊去，而他却絆倒在或種東西上面，將罐頭打破了，因此，他就被叫做「罐頭」了。他的母親毆打他，孩子們揶揄他。從那一次以後，「罐頭」就成爲他底綽號了。亞里奧雪是一個細小的，瘦弱的小傢伙，兩隻耳朵像翅膀，鼻子是很大的。

「亞里奧雪有一個鼻子，看起來好像一隻狗兒在小山上！」孩子們時常歡喜有他後面這樣叫他。亞里奧雪到鄉下的學校裏念書，但功課却不見得好，何況，他還沒有時間去用功呢。他的哥哥是在市鎮裏，替一個商人做工，所以，亞里奧雪在年齡非常小的時候就得幫他父親了。當他還沒有六歲的時候，他就和小姑娘們一

塊上牧場去看守母牛和綿羊，到他稍稍大了一點的時候，就日夜去照顧馬兒。十二歲上，他已經開始耕田和趕場車了。雖然氣力是沒有，但本領是有的，他時常很快樂。每逢孩子們尋他開心的時候，他不是笑笑，就是默默地不響。當父親斥責他的時候，他總是默然地站着，留心聽着，於是，當斥責一完結了的時候，他立即露出微笑，繼續他底工作去了。當亞里奧雪上了十九歲，他的哥哥被派去從軍了。於是父親將他放在商人那兒做一個看院子的閹人。給了他哥哥底舊長靴，和父親底舊外套和舊帽，於是帶他上市鎮裏去。亞里奧雪很得意他所得到的衣服，但他底樣子，在商人，却並沒有什麼印像。

「我想，你一定會帶一個大人來替代西米奧底位置的，」他說，仔細地看看亞里奧雪。「而你却帶來了這樣一個人！他有什麼用處呢？」

「他是什麼事情都能夠做的——能夠照顧馬兒和趕車子。他做工是頂能幹的。他底樣子是比較瘦弱，但他却韌得很。而且他是非常喜歡做工的。」

「他看起來有點像。很好；我們且看看吧，我們能叫他做什麼事情。」  
於是亞里奧雪就留在商人家里了。

這商人底家庭並不大。包含這幾個人：商人的妻子；妻子的老母親；一個結了婚的，學問很壞的兒子，他在那裏幹父親底事業；和另一個學問淵博的兒子，他在學校裏念完功課，進了大學，但又被斥退出來，閒住在家里；和一個還在學校裏念書的女兒。

他們當初都不喜歡亞里奧雪，他是奇奇怪怪，衣服穿得很壞，而且也沒有禮節，但不久，他們都和他弄慣了。亞里奧雪甚至比他哥哥還工作得好呢；他真是非常願意做工的。他們差他去做各種各樣的差使，而他真是迅速而又願意地做着一切事情，這一件工作做完又去做另一件，沒有絲毫的耽擱。於是，正像在家里一樣，此地也將所有的工作都放在他肩上了。他做得愈多，叫他去做的事情也愈多。他的主婦，主婦的母親，兒子，女兒，賬房，廚娘——所有的人都從這裏到

那裏的差遣他。

『亞里奧雪，做這件事情吧！亞里奧雪，做那件事情吧！什麼，亞里奧雪，你已經忘記了麼？』這樣的話要從早晨一直聽到晚上。而亞里奧雪是奔跑着，照顧這樣又照顧那樣，一切事情都記在心頭，找時間去做一切事情，而且時常是快樂樂的。

他哥哥的底舊長靴立即就穿爛了，於是主人就責備他穿着露出了足趾的破爛的長靴奔跑着。他替亞里奧雪在市場上定買了另一雙長靴。這雙新的長靴使亞里奧雪很快樂，但是當他一天完結，奔跑了許多路而感到腳疼的時候，他就對着自己底腳兒生氣了。而且也擔心他父親上市鎮來領他底薪水的時候，發現他底薪水裏扣去這雙長靴底價錢，一定會很懊惱吧。

到了冬天，亞里奧雪時常在黎明之前就起來了。他劈柴，掃天井，餵母牛和馬兒，生火爐，擦長靴，預備茶爐，而且過後還要擦茶爐。或者賬房會差他去拿

東西；或者廚娘會叫他去搓麵粉，擦湯鍋。接着，差他上市鎮去幹各種各樣的差使：上學校裏去帶女兒回家，或者替老母親去弄一點橄欖油來。『見着了什麼鬼，你就攔了這許多時候？』當初是這一個人對他這樣說，接着是另一個人了。爲什麼要他們去呢？亞里奧雪可以去的。『亞里奧雪！亞里奧雪！』於是亞里奧雪就這裏那裏奔跑着。他抓些東西吃吃當早餐，這時候他正在做着工；就是用正餐，他也很少按照鐘頭的。廚娘時常要責備他太遲晚了；但她却仍然爲他憂愁，總替他保留一點熱的東西，作他底正餐和夜餐。

雖到了放假的時候，要做的工作是比平日更多了，但亞里奧雪却歡喜放假日。因爲大家都給他一點小賬，當然錢是不會很多的，但總計起來，也有六十個哥貝克——這是他自己底錢呢。因爲亞里奧雪從來看不到他底薪水的：因爲他的父親時常來商人這裏拿走了他底薪水，還只管要責備亞里奧雪穿爛了他底長靴。

當他積滿了兩個盧布的時候，由於廚娘底忠告，他替自己買了一件織結的紅



短衫；當他穿上了這件紅短衫，他心裏很幸福，甚至快樂到嘴也閉不攏來了。亞里奧雪是不多說話的；當他終於說話的時候，他是驟然地說出口來，腦袋是轉了開去了。當吩咐他去做任何事情，或者問他能否做這事情的時候，他會毫無躊躇地說着「是的」，於是立即就去動手了。

亞里奧雪是一點不懂祈禱的；而且連母親教他的一點也忘記了。但是，每天早晨和每天黃昏，他仍舊一樣祈禱着——用他底手兒祈禱，在自己身畫着十字。

他這樣生活了一年半；到第二年快要完結的時候，一件非常驚人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了。有一天，連他自己也覺得很驚駭，他發現了存在於人們之間的有益的關係之外，還另有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關係，一種特殊的關係的。他，並不是喜歡擦長靴，做各種差使和配馬具的一個人，他畢竟是什麼服務都不願意的，但另一個人却願意去服務他，愛他呢。亞里奧雪突然覺得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人。

從廚娘烏絲提尼亞那裏，他獲得了這發現。她是年紀青，又沒有父母，和亞

里奧雪同樣艱苦地工作着。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不是他底服務，而是他這個人，對於別人成爲必需了。當他母親常常爲他憂傷的時候，他是一點也不注意的；在他，覺得好像這是很自然，雖然他也替自己很傷心。但現在，烏絲提尼亞，一個完全陌生的女人，都替他傷心了，她會替他保留一些熱的羹湯，而且他用羹湯的時候，她會坐在那裏望着他，她底下頰靠在她那捲上了袖子的裸露的手臂上。當他望望她的時候，她會笑，於是他也笑了。

在他，這是如此新鮮而又奇怪的一件事，甚至使亞里奧雪怕懼起來了。他深怕，它會妨礙了他底工作。但他仍然感到快樂，而且當他望望烏絲提尼亞替他縫補的那條長褲的時候，他會搖搖頭，露出微笑了。當他在工作，或者跑去幹差使的時候，他時常要想起了她。「烏絲提尼亞，真是一個好姑娘！」他有時竟這樣叫了出來。

只要時間允許烏絲提尼亞，她總是幫助他，而他也幫助她的。她將她生平所

有事情都告訴他：她怎樣失去了她的父母；她的姑母怎樣帶了她去，替她在市鎮裏找了一個位置；商人的兒子曾經怎樣調戲她，而她却將他拒絕了。她喜歡談天，亞里奧雪喜歡聽她談。他曾經聽過那樣的話，那些上市鎮裏來做工的農民們，往往娶了僕女們做妻房的。有一回，她問他，他的父母是否打算馬上要替他娶妻了，他說，不知道，而且無論那一個鄉下姑娘，他是不願意娶她做妻房的。

「你末，你可有一個中意的人嗎？」

「我要娶你，假使你願意！」

「不要胡說，罐頭亞里奧雪；但你恢復了說話的本領了，可是嗎？」她叫了出來，用拿在手裏的一塊面巾拍拍他底背。「我爲什麼不願意呢？」

到了讖悔節，亞里奧雪的父亲到鎮上來領他的薪水了。亞里奧雪想娶烏絲是尼亞的風聲傳到了商人的妻子底耳朵裏，而她是不贊成這一門親事的。她想，「有一個嬰孩於她有什麼用處呢？」於是通知了她的丈夫。

商人將亞里奧雪底薪水給了老頭子。

『我的孩子工作得怎樣？』他問。『我告訴過你，他是很願意做工的。』

『那是不錯的，完全如你所說，但是他腦筋裏發生了或種怪念頭。他想要我們的廚娘呢，啊！我是不贊成結了婚的僕人們的。我們家裏沒有結了婚的僕人。』

『唔，唔，誰想得到這個呆子會想到這樣的事情呢？』這老頭子叫了起來。

『但你用不着懊惱的。我馬上可以將這事情安排端正。』

他走到廚房裏去，坐在桌旁等他的兒子。亞里奧雪出去幹一個差使去了，回來的時候連氣也喘不過來。

『我想，你在那裏轉念頭，但不知道你腦筋所轉的是個什麼念頭呀？』他的父親開始問道。

『我嗎？什麼也沒有。』

「怎麼，什麼也沒有？他們告訴我，你想結婚了。到了時候，你自然要結婚的。我要替你找一個懂道理的姑娘，不要弄一個市鎮裏的賤婦吧。」

他的父親談着，談着，那時亞里奧雪是木然地站着，歎歎氣。當他父親說完了話的時候，亞里奧雪微笑了。

「很對。我要打消這個主意。」

「這就是我所說的念頭了。」

當祇剩了他和烏絲提尼亞孤寂地在一塊的時候，他將父親對他說的話告訴她（其實她早已立在門外聽到了。）

「這是不好的；這是不能夠變成事實的。你聽到嗎？他生氣了——所以這事情出無論怎樣的代價都辦不到了。」

烏絲提尼亞掩在她的胸衣裏號泣着。

亞里奧雪搖搖他底頭。

「怎麼辦呢？我們必須照吩咐我們那樣的去做。」

「唔，那你總會不再妄想吧，有如你父親所告訴你的？」當他在黃昏放上窗板去的時候，他的女主人這樣問他。

「我們自然不結婚了，」亞里奧雪含着微笑回答着，接着突然湧出眼淚來了。

從那天起，亞里奧雪又照常做工作，不再和烏絲提尼亞談論他們底結婚了。有一天，正在大齋節（復活節前四十天內，為紀念耶穌在荒野禁食之齋——譯者），賬房叫他去清除屋頂上的積雪。亞里奧雪爬上屋頂，掃去了所有的積雪；但當他還在將凹槽裏的一些冰凍了的雪塊耙乾淨的時候，他溜了一腳，滑倒了。不幸他沒有倒在雪上，而是落在門上的一塊鐵上。烏絲提尼亞和商人的女兒一塊跑

過來了。

「你有受傷嗎，亞里奧雪？」

「唉！沒有，這是不打緊的。」

但是，當他想站起身來的時候他站不起來，於是他微笑了。

將他弄進小屋裏去。醫生來了，檢查他，問他什麼地方感到疼痛。

「我覺得渾身都痛呢，」他說。「但是無大關係的。我祇怕，主人會感到懊惱。我父親該去通知他了。」

亞里奧雪在床上躺了兩天，到第三天上，他們差人尋牧師去了。

「你真的就要死了嗎？」烏絲提尼亞問道。

「自然我是要死了。你不能够永遠生活下去的。到了時候你必須走路的。」亞里奧雪和平日一樣迅速地說。「謝謝你，烏絲提尼亞，你對我是很好的。他們不讓我們結婚，這真是多麼運氣的一回事！假使結了婚，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

了？像現在這樣子，正是頂好。」

當牧師到來的時候，他用他底手兒和他底心兒祈禱着。「你在這裏是很好的，你服從，你對別人不作壞事情，所以你到了那邊也一定是很好的，」這是他心中的思想。

他說得很少；他祇說，他很口渴，而且他好像對於或種東西充滿了驚奇。他驚奇地躺着，接着伸開了四肢，死去了。



原书空白页

誰又算是呆子（都辣却克）呢？看去是人人知道的。其實，你叫各人發表意見互相比較，呆子的定義是人人不同。學府的字典考定字義總算不遺餘力，規定呆子的意義如下：一個心智薄弱的人，懦弱，愚蠢，缺乏理解力，一個可笑的人。那個次等的字——都辣却克——意義稍弱，可譯做「蠢人」。這個解釋似乎可包該字的全面積了，可是在實生活中間，常有一種呆子或蠢人，是既非愚笨又非缺乏理解力的。他們是奇人。我現在所要敘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

我故鄉村中有一個沒有家的孤兒，是一個田奴，名字叫潘卡。他在貴爵邸宅內衆多的僕役中間長大，穿人家給他穿的衣服，吃飼牛的養育她孩子們的婦人剩下來下的食物。他的官銜便是『公用的助手』，就是說，凡在屋子裏土地上有一定

職務的人，都有差遣他去做他們的事體的權力，不論所做的是什麼工作，他一天做到晚是不得空的。我覺得眼前看到他這個人了。冬令時候，——我們的冬令是可怕的，——我們小孩子家爬起身奔到窗前去，潘卡就在那邊，身子彎做兩截，拖一輛手撬，裝載着一束束的馬料或稻草，和好多筐子裝着穀子和其他飼牲口鳥雀的小食料。可見我們剛起床，他早已把身子做乏了，而且我們是難得看見他在牛棚裏面得片刻的休息，咀嚼一小塊麵包用木杓子裏的水灌下肚子的。

有時我們問他：「噲，你爲什麼專吃乾麵包呢？」

「怎見得呢，乾的？」他却一笑說，「這不是清潔的好水，把他沾濕了？」

「你爲什麼不拿一點蔬菜，或是胡瓜，或一些什麼東西來吃呢？」

他只把頭搖一搖，回答說：「啊！笑話。我已經吃了我的份兒呢，謝謝上帝。」

說着他就此拉直了腰帶，又去做工了，拖了這件又拖那件。「空閒」這種事在他是沒有的，因爲個個人都叫他去「幫助」。打掃馬棚牛欄的是他，散草給牲

口吃的是他，驅羊飲水的也是他；到晚上，他的日工完了，還要替自己和別人撥草鞋，末一個上床第一個起來，往往是在太陽出來以前的時候。他是常常做得極壞極不體面的。也沒有人管他；人家對於他常是另眼相看；

「他麼，他不在乎的；你曉得，他是一個蠢人。」

「從何見得他是蠢人呢？」

「件件事情上都看得出。」

「舉個例看呢？」

「何必舉例？那不是那個女人：她把胡瓜和山芋統統結她兒女，從不曾把一個給他。哼，他從不討過一點東西而且連抱怨都不知道呢。這個傻子！」

我們小孩兒家，自然是分不出事情的是非啊，况且，雖然我們從不曾聽見潘卡說過一句蠢話，並且又能證明他的和氣，因為他常替我們用樺樹皮做小風車兒和別種玩具——但是，聽見滿屋子的人個個都喚他蠢人們，我就學着喚，也沒有

誰來爭論這件事——不多久出了一件事情，更把這稱呼確定到沒得爭論的了。

我們有一個管工，是一個非常嚴厲刻毒的人，喜歡尋一點兒小錯處就把人責罰。當他驅着那輛二輪馬車巡視產業的時候，常把眼睛掃帚也似的在這塊地方上掠過，尋找一點可以派錯處的事情，若果那兒有什麼不對出來呢，他立刻就停下，喚那個犯罪人來，發付命令道：

『立刻到辦公房去，說我的名字，告訴那個 Starost (管事人)，給你二十下鞭子，你若躲賴啊，今晚兒我親自看着加倍重重的責罰你。』

沒有人敢求饒恕的，因為知道他最恨求饒，求一下反而多討幾下打。

一天，是夏令時候，這位閻羅天子正在巡察時，看見嫩稻田裏有幾個幼小牲口自己散佈在中間了，吃是沒吃了多少，却把蹄子踏倒翻起了些。他大怒。

看管幼小牲口的責任，這夏天是派着斑德羅夏的，就是那個不肯給一個山芋給潘卡而盡數給她孩兒們的牛奶女人亞林那的兒子。斑德羅夏那時也有十二歲了

，却比潘卡小嬌嫩得弱許多，村中的小哥兒們都時常欺侮他，喚他奶餅兒，因為他是她母親的珍寶，不慣做工，而且不會廝打的。這一天早晨，他已經把那些幼小牲口驅到那露水尚溼的草地上去了，可是覺着寒冷，就坐下來把外套緊緊圍住身子；後來，慢慢的暖了，睡魔就偷上他的身子，不覺讓那些牲口闖進了稻田。

管工的看法了這個情形，就用馬鞭子把他打一下告訴他說：

「讓潘卡暫時留心一下你和他自己的事，你馬上到辦公房裏罷，告訴那邊管事人給你二十下鞭子。若是我回家時你還不會去啊，我親自看着加倍責罰你。」說完他自去了。

可憐的斑德羅夏含着一泡眼淚呆呆地站着，他渾身抖着，因為他以前從不會受過棍子的責罰呢。他求教潘卡：

「潘卡好哥哥，我怕死了呢。告訴我，怎樣纔好？」

潘卡輕拍他的頭頂，撫摩他的頭髮，安慰他道：

『我也怕啊。可是有什麼法子呢？基督尙且受過鞭打之苦……』  
但是這孩子只是更加失望地哭泣，不住反覆地說：

『我怕啊！怕去，又怕不去。……不如跳河死了罷。』

潘卡左勸右勸，解釋勸慰了許久仍是勸不過來，只得說道：

『算了罷，那麼你站在此地兼管我和你自己的事，我去看我有什麼法子想；  
——說不完上帝會哀憐你的，看見你是這樣一個小懦夫。』

德羅羅夏問道：『你要怎樣去辦呢？』

『不用管；我已經想了個法兒了。我盡力去試一下。』

他奔着穿過草地，直向邸宅前盡力跑去，一時後他回來了，面上帶着笑容。

『不要愁了，』他說：『我已把他都定妥了。你不用再去。他們不來罰你了。』

班德羅夏想：『我是只得相信他的，』也就不去了。那一天晚上，管工的回

到辦公房問道：

「今兒早晨一個牧童來領打了沒有？」

「來過了，先生。」

「打過不會？」

「打過了。」

「合法麼？」

「我們熱辣辣地結實做戒了他一頓。」

這件事就算過去了。到後來人家纔曉得，受打的不是那個牧童，却是潘卡。這件故事傳偏了這屋子和這村坊，人人都笑話潘卡。斑德羅夏是這樣逃過的。

人們說：「是啊，這傻子自己去領受了，一個罪你總不能責罰兩次啊。」現在，請問，在這件事上，潘卡不是自己證明他是一個蠢人麼？

這樣他過着日子，一年又一年。

數年以後，克里米阿戰事發生了，常備兵都調去打仗。村子上起了一番大悲



傷；誰也不盼望到戰場裏去吃苦冒險。最難過的，是那些母親悲傷她們的兒子；那一個母親捨得放開她的兒子去呢？潘卡在那時已經變了大人了，一天好天氣，他自己走到主人前面去投効。

他說：『你可以允許命我到城中去，註冊當一名兵麼？』

主人奇怪道：『這是什麼念頭？』

他答道：『是我的幻想罷了。』

『可是爲什麼呢？再去想想罷。』

他不肯，說道：『不，沒有時候去細想了。』

『沒有時候？什麼意思啊？』

『你不聽見他們繞着你哭泣悲傷麼？我是沒有人來爲我哭泣悲傷的——我只有上帝相愛。所以我要去。』

他們想勸他回心轉意。他們說：

『看看你自己的形狀罷，好不鄙陋啊。你若到戰場裏去打仗，人家還要取笑你捉弄你呢。』

他就答道：『那更好了。笑不是比爭鬧好些麼？那裏大家都歡喜，那裏就太平和氣了。』

他們再勸他道：『不要自討苦吃，回家去快活快活罷。』

但是他不肯走。他說：

『不，我若去了，倒反快活些呢。』

他遂志了：他們把他送到城裏，交給那班徵兵委員。當那些送他去的人回寨來的時候，人家都稀奇得很的問他們。

人們說：『來了麼，好，可是你們怎樣放下我們這獸子的呢？你們後來又見過他沒有？』

他們答道：『確是見過的。』

「那邊的人一定個個都笑他的罷，這麼一個鄉下人？」

他們說：「真的，起初他們果然好笑他。但是他化了兩個盧布的體己錢，是我們給他的，他拿錢到市上去買了包子，分給他的新夥伴，一人一個，個個人分到，只他自己沒有。他們就此都搖着頭，分一些還給他。那知他把臉紅了，說道：「唉，弟兄們，我不是這個意思呢。都吃了，我們大家做朋友啊。」於是這班徵兵拍拍他的肩膀說道：「好啊，你真是個和氣人兒！」下一天早晨，營裏是他第一個先起來幫着年老的軍人擦靴抹油。他們都稱讚他，問我們說：「他在家裏不是有點兒獸相的麼？」我們回答說：「也不見得竟是獸子……不過稍有些老實罷了。」

就是這樣，潘卡獸頭獸腦的服完了這場戰爭的兵役，在預備隊做工，挖掘深溝，掩埋種種污穢，——滿了役限退伍以後，畜牧是他的本行，他自己去僱給東方和東南方大草原中養馬的韃靼人，替他們趕馬羣。

他離了奔沙城到草原中去，這一去有許多年不回來，他跟着馬羣飄泊，在草原的最遠去處，瀕近沒有水草的荒漠，那邊有那個富饒的土豪關強甲，純粹按照游牧種族的習慣居住着。這一位大王，當他走到文明的界線以內來賣馬的時候，是十分馴貼的；但是，一回到了他自己的領土以內，他個人的主意可成了太上法律了；他的待人全憑他幻想的指導：凡合他幻想的佛眼相看，逆他脾氣的葬身無地。

因為住得又遠又荒野，又可以任意飄泊，所以官府也奈何不得他和他的舉動，他那野蠻的橫行是不知有節制的。但他也不是此輩中獨一無二的大王；還有許多別的人是和他一樣的沒王法的，內中有一個最勇敢的竊賊，名哈比婆拉，屢次偷了他許多最好的馬，許久不曾破獲，膽子愈大了。可是一天兩方正式交鋒了一次，哈比婆拉負傷被捉了。剛正關強甲急忙着要去趕奔沙的馬市，來不及「審問」這馬賊，他要得個空兒用最慘酷的法子細細膩膩地把他處死，好使羣賊胆寒。

又要趕到奔沙時不落後，又不能帶了哈比婆拉到有俄國官府的地方去，關強甲決意把潘卡和一匹馬留在一個小而淺的水源旁邊，把這受傷的囚徒用馬梃拘緊了，交給他看管。他留下一些麥和皮袋子水給他們支持，用嚴厲的命令囑咐他說：

「看管這個人像你自己的靈魂一樣。懂得麼？」

潘卡答道：「我怎麼不懂呢？我完全懂得，準照你所說的辦。」  
關強甲帶了全隊人馬去了。於是這兒潘卡和哈比婆搭上了話。

他開言道：「如何，你做賊有什麼好處呢？你枉自是這麼一個出色勇敢的人物，只是你的勇敢對於你一點也沒有好處。你該悔改了。」

那強盜答道：「我從前早早不曾悔改，現在是來不及了。」

「怎見得來不及？一個人最要緊的是一個悔改的誠心；其餘的自己會來的。……你也有了一個靈魂，和大家所有的一樣，把裏面惡的東西盡數取出來丟掉，

上帝立刻就會來帮你做好的，於是一切都好了。」哈比婆拉聽着，嘆了口氣。

他說：「算了罷，在這當兒，想那些事也不中用了。」

「在這當兒爲什麼不中用？」

「唉，你不見我被拘着，只等死麼？」

「但是我正想放了你讓你去呢。」

哈比婆拉不敢相信他的耳朵；但是潘卡靄然微笑的看着他，使他相信，說：

「我不是和你說頑話，我是一片誠心。那個姓關的叫我看守你像看守我自己的靈魂一樣。你可知道一個人該怎樣的看守他的靈魂麼？我的兄弟，他不該專想着他的靈魂不教受傷，他該替「別人」耽待，教「別人」不受損害。我今天就要這樣幹，因爲我看不慣人們被別人傷害。我要釋放你讓你騎了這個馬，你走你的罷，你想那兒安穩就往那兒去；從此以後，你若再爲非作歹，那你可欺騙的不是我，是上帝了。」

說了這句話他蹲下地去打開了哈比婆拉的桎梏，扶他上了馬，囑咐他說：

『安安穩穩到隨便四方的那一方去吧。』

他又回來留着，等候關強甲回來；他等了很久，那小小的水源乾涸了，皮袋子內也只剩一點兒水了，關強甲和他的隊伍纔回來了。

關四下裏一看。

『哈比婆拉那裏去了？』

潘卡回答說：

『我放了。』

『什麼！放了？你說的什麼話？』

『我告訴你的是實話，是照了你的命令和我自己的意志幹的。你命我看管他像看管我自己的靈魂一樣，我看管我自己的靈魂的法子就是讓他爲別人吃苦。你想要難爲哈比婆拉。好的，我可不忍人們受害。你來把我殺了，正合我願，我的

靈魂就要快樂得沒有一切恐懼了，因為我不怕你，不怕誰，一點兒也不怕。」

關強甲的眼睛格碌格碌地滾轉。他正一正頭上的帽子，然後向他的手下人說：

「上前些，你們大家。我把我所想的對你們說。」

這班人都擠上前圍住他，他用欽佩的聲音說道：

「我看潘卡是不該處死的，我看他靈魂裏住着個天使哩。」

衆人，齊聲低答道：「是，我們不要害他。這幾年來我們竟沒有知道他，現在，他一旦顯露在我們前面了，他是個義人。」

(冬芬譯)





五月二十日晚八點鐘，N——後備砲兵旅所有的六中隊，在米斯退奇基村莊上動手紮營，打算在這裏過夜了。

當騷動最劇烈的時候，有幾個官長爲照顧槍砲而忙碌着，別的是聚在教堂附近的方場上，聽候軍需官底安排——這時候，有一個人，他穿着平民的服裝，騎着一匹樣子奇怪的馬兒，從教堂後面出現了。這匹細小的，深褐色的，生着美麗的頸項和短小的尾巴的馬兒，並不筆直地向前走着，照它那傾欹的樣子和一種跳躍的腳步看來，彷彿它底腿上有鞭子揮削着一般。當他走到軍官前面的時候，這馬上的人拿去了他底帽兒，恭敬地說：

「大人華·蘭倍克中將邀請諸位官長此刻一塊去喝點茶，他底家就在此地——近……………」

馬回轉了，跳躍着，傾欹地退回去了；使者又舉起了他底帽兒，片刻間，便連人帶馬地消失在教堂後面了。

「這是什麼鬼玩意呀？」幾個軍官嘮叨着，退進了他們的營帳裏。「人家都疲憊了，這位華·蘭倍克却教人來請喝茶，我們都知道茶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呀。」

六中隊裏所有的官長們，又清楚地記起了去年的一回邀請了。正值野操的時候，他們和一團哥薩克兵的官長，如同現在的情形一樣，被一個侯爵邀去喝茶去了；侯爵在附近的地方有他底產業，而且也是個退隱的軍官。這位慷慨而又懇切的侯爵，誇揚他們，款待他們，勸他們飲酒，不答應他們回到駐扎在村莊的營帳裏去，留他們在他的莊子上過夜。那一切，自然是非常快樂的——沒有更快樂的

事情了；可是壞的地方也就在這裏，這位年老的軍官有了青年人做伙伴，完全被快樂載運去了，他不絕地向官長們暢談他底光榮的往日的故事，一直到了太陽東昇的時候；他領了他們去參觀全部的房子，叫他們賞鑒那些貴重的畫幅，古代的雕刻，希世的槍砲，對他們誦念那些大人物親筆寫給他的書函。那時，這些厭倦而又疲憊的軍官們望着又聽着，一面渴望着睡覺，在衣袖中間打起呵欠來了；到了主人們讓他們回去的時候，睡覺已經是太晚了。

這位華·蘭倍克不正是這樣一個人的第二嗎？無論他是與否，這回邀請是不能免避了。軍官們換了他們底制服，週身刷個乾淨，一同出去找尋這位紳士底房子了。到了教堂附近的方場上，他們纔知道到中將大人的家裏去，可以打下面的小路行走的——從教堂後面走下去，到一條溪流旁邊，沿着河岸向一個花園走去，那裏就有一條林蔭路可以通到中將的家裏去了；或者也可打上面的一條大路走的——從教堂筆直地走去，離開村莊約半里路光景，便直接走到中將大人的倉屋

所在的地方了。他們決定從路大走。

「這位華·蘭倍克是誰呢？」他們在路卜疑惑地說。「一定不是那個在勃來那統領N騎兵隊的人吧？」

「不是的，那不是叫華·蘭倍克的，他只簡單地叫蘭倍，而且也沒有華的。」

「多可愛的天氣呀！」

走到第一座倉屋的時候，道路歧分爲二條了：一條是筆直地前去，消滅在黃昏的黑暗裏，另一條是從右邊通到主人的家裏。軍官們轉入右邊這條路去了，開始非常溫柔地談起話來……在道路的兩旁，伸展着紅屋頂的石築的倉屋，都顯着沉重的又陰暗的樣子，很像一個縣鎮裏的營房一般。在這些倉屋前面，華·蘭倍克的邸宅的窗戶閃耀着燈光。

「一個佳好的預兆呢，諸位先生們，」一個年青的官長說。「我們的獵狗走

在前面了；一定他聞到了前面有麼什野味吧！……」

走在前面的羅擺可中尉是一個高大而勇敢的人，雖然他還一點鬍子也沒有，（他是二十五歲了，大概爲了或種的原因，他底圓肥的臉上是一點鬍子的痕跡也沒有。）他是能夠在老遠的地方就預料到有沒有女人在場，他以這種特別的才能著名於軍中的，此刻回轉頭來，且說：

「是的，那裏一定有女人了；我底本能告訴我的。」

他們，在門檻上面，就遇到華·蘭倍克自己了，一個六十歲左右的，面貌和藹的人，穿着平民的衣服。他和來客們握握手，說他是非常高興和榮幸，得遇見了他們，可是又誠懇地央求他們看上帝面上，願諒他今晚沒有留他們宿夜；二個姊妹和她們的兒女，幾個兄弟，和幾位鄰人，都湊巧來看望他，所以沒有一間空房餘剩了。

這將軍和每一個人握手，道歉，而且微笑，可是從他的臉上可以分明地看出

來，他決沒有像去年的侯爵那樣快樂，他所以款待官長們的原因，據他自己所說，完全是由於社會上的一種禮節吧了。當他們走着鋪着溫柔的地毯的樓梯，聽着他所講的話的時候，覺得他們被邀請到這屋子裏來，不過是因為不來邀請他們這是不妥當的吧了。當他們看見傭人在樓下的甬道和樓上的前廳匆匆地燃點着燈火的時候，他們開始感覺到彷彿隨身帶來了不快和煩惱進這屋子裏了。在一間房子裏面，那裏是他的二個姊妹和她們的兒女們，他的兄弟和鄰人們，大約是爲了某種家庭的宴會或事情，聚集在一塊兒，那末十幾個生客的駕臨，怎麼能夠絕對地受歡迎呢？

通到客廳裏去的門道上，官長們遇見了一個高大而和藹的老主婦，她生着一付濃黑的眉毛和長的臉孔，很像女皇妯前妮。仁慈地，莊嚴地微笑着，她說她是歡樂而且榮幸，遇見了她的佳賓，而且道歉，她的丈夫和她，剛剛逢着了這樣一個機會，不克邀請官長們在家裏度夜。從她那美麗的，威皇的微笑裏，（每逢她

離開客人的時候，她底微笑便立即消失了，這是很明瞭的吧，在她年青的時候，曾經會到過許多官長，而現在對於他們是感到興趣了，假使她邀請了他們到她家裏來，而且道歉沒有多大的準備，不過是因爲她底教育和社會上的地位要求她這樣做吧了。

當他們走入寬大的餐室內的時候，大約有十二三個人吧，男人們和婦人們，年青的和年老的，坐在一張長桌子的末端正在用茶。在他們椅子背後，可以隱約地看到，一羣籠罩在雪茄烟的烟霧裏面的人們，在他們中間，立着一位憔悴的青年，他長着紅色的鬍子，高聲地操英語說話，可是有些口吃。從人羣背後的一扇門戶望進去，可以看到一間陳設着灰藍色的傢俱的燦爛輝煌的房子。

『先生們，你們人數是很多，不能一一的介紹你們了，』將軍高聲地說，打算傳出很愉快的音浪。『大家自己介紹吧，先生們，不要有一絲的拘束。』

官長們——有幾個顯着莊重而且甚至嚴厲的顏色，別的又現出了勉強的微笑



，而且大家都感到了極端的難受——勉強地鞠躬着，於是坐下去用茶。

他們中間最感覺不快的是利蒲佛奇——一個戴眼鏡的短小的官長，生着傾削的臂膊，和一付狎貓似的鬍子。當他的同事們有的露着一種莊重的表情，別的露出了勉強的微笑的時候，他底面色，他底狸貓似的鬍子和眼睛，彷彿在說：『在全旅裏面，我是一個頂怕羞的，頂忠厚的，頂庸俗的軍官了。』在他走進室內而且入座的時候，他的心神幾乎不能集中於任何面孔或物件上面了。臉孔，衣裳，鑄花的白蘭地玻璃酒尊，從酒杯上蒸騰出來的水汽，霉朽的飛簷——一切混成了一個一般的印象，使利蒲佛奇心裏發生了驚恐，想去掩藏了他底頭兒了。像一個講師第一次出現在羣衆面前，他看見了面前一切的東西，可是顯然又只有一點模糊的認識。（在心裏學家中間，這個現象，能夠看見東西而不能認識，是稱爲「心靈的盲目」的。）片刻後，對於他底環境變成了習慣，利蒲佛奇能夠看清楚東西，於是開始觀察起來了。像一個怕羞的人，與社會是不惜周旋的，最先刺激他

的，便是他所常常缺乏的東西——說出來，就是他的新朋友們的怪勇敢。華·蘭倍克，他的妻子，二位年長的太太，一位穿淡紫色的衣裳的年青的女人，和一位長着紅鬍子的青年，（他顯得像是華·蘭倍克的兒子），他們都很活潑地在官長們中間坐下來，彷彿以前有過練習的樣子，而且立即興起了一番熱烈的談話，使來賓們不能不參加了。那穿淡紫色的衣裳的年青女人熱烈地議論着，說炮兵是比騎兵和步兵更有適意的時間，華·蘭倍克和年長的太太們底主張却適得其反。接着是活潑地交談。利蒲佛奇瞧瞧那個穿淡紫色衣裳的女人，看她熱烈地議論着她一點也不知道的，而且完全沒有趣味的事情，而且還瞧瞧她那時隱時現在臉上的假裝的微笑。

華·蘭倍克和他的家人巧妙地牽引官長們加入談論裏，而且其間還很當心他們底酒杯和口嘴，觀察他們是否完全喝酒，他們是否完全都有充分的糖錢，何以有幾位沒有吃餅乾，或者不喝白蘭地酒。利蒲佛奇的注意和諦聽的時間愈長，他

被這個不誠實的，然而有禮貌的，受過訓練的家族吸引也愈深了。

用過茶，官長們回到客廳裏去了。羅擺可中尉底本能的確沒有欺騙他。客廳裏面有許多女郎和已婚了的年青的婦人。這位獵犬中尉立即立在一個非常年青的，美麗的，穿着玄色衣裳的女郎身旁，他裝腔作勢地向她曲下身子，彷彿倚在一把看不見的寶劍上面似的；他微笑，他賣俏地顫動他底臂膊。他大概是在講些非常有趣的胡說吧，因為這位美貌的女郎和善地向他的肥胖的臉上注視了，而且漠不關心的問他：『真的嗎？』從那聲沒趣的『真的嗎』裏面，假使獵犬是聰明的，他就可以決定了她是永遠不會教他跟住在後邊的。

披霞娜開始奏彈了；一腔雙人曲底愛戀的苦悶的音調，浮出了開着的窗子，而且，大家的腦海裏都受了音樂底刺激，誰都覺得窗子外面是春天了，是五月的黃昏了。誰都感到玫瑰花底芬芳，紫丁香花底芬芳和白楊樹的青青的葉子底芬芳。白蘭地酒在他身上發作着的利蒲佛奇，受了音樂底刺激，偷偷地向窗外投了一

眼，他微笑着，開始注意到了女人們底行動，在他，似乎玫瑰花底香氣，白楊樹底香氣，紫丁香花底香氣，並不是從花園裏面飄送來的，而是從女人們的身上。

華·蘭倍克的兒子邀了一位年青的女人去跳舞了，和她在室內盤旋地舞蹈了兩次。羅擺可溜過了鑲木的地板，奔到那穿淡紫色的衣裳的女郎身旁，挾着她舞動了。跳舞開始了……利蒲佛奇立在門邊，在那些不參加跳舞的人們中間，看着別人跳舞。在他一生面裏，從來沒有跳舞過一次，也從來沒有擁抱過體面的女人底腰肢。他感到，一個人在衆目睽睽之前，擁住了一個不相識的女郎底腰肢，而且拿肩膀去承受她底手兒來攔着，這真是萬分愉快的事情，可是他不敢想像自己也落在這樣一個人的地位上了。從前有時他曾經嫉妒過他的同事們底勇敢和急進，而且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底悲慘；他是卑怯的，他是佝僂的而且沒有趣味的，他長着很長的腰幹和狸貓似的鬍子的，這意識，深深地摧毀了他底生機了。可是，經過了多年的歲月的薰陶，他對於這種感情漸漸變成習慣了，而現在，看到

他的同事們跳舞着或高聲談話着，他是再不會嫉妒他們了，只不過覺得有點感觸和悲痛而已。

當 quadrille (四對舞侶合舞之舞蹈名) 開始時，華·蘭倍克的兒子走到那些沒有參加跳舞的人們身旁，邀請了二位官長去玩彈子戲，官長們答應了，和他一道走出了客廳，利蒲佛奇沒有一點事情可做，很想去參加一回普通運動，於是他就隨着他們出去了。他們從這間寬大的客廳走入一間小小的客廳，穿過了一條蓋着玻璃屋頂的狹窄的迴廊，走入一間房子裏去了；在他們走進門去的時候，三個睡意朦朧的傭人從沙發上迅速地跳起來。經過了許多間房子裏之後，華·蘭倍克的兒子終於和官長們走進一間小的房子裏，有一張彈子檯放在那裏。他們開始玩彈子戲了。

除了玩紙牌以外，利蒲佛奇從來不曾玩過別的遊戲的，他站在彈子檯旁邊；漠不關心地向球員們看看，其時他們披着不扣鈕釦的外套，手裏握着打彈棒，走

來走去的打彈子，說着雙關語，而且還不斷地叫喊着不能了解的話。

球員們沒有注意他，祇有時其中誰的手肘推着他，或者打彈棒底末端偶而碰着他的時候，纔回轉身來向他說：『請原諒！』沒有等到第一回的勝負決定，他就覺得厭倦了，而且開始覺到自己不是這室內所需要的一個人，只是妨礙着他們吧了……他覺得應該回到客廳裏去，於是他便回出來了。

回來的路上，他偶然遇到了一段小小的奇緣。當他走過了一半路程的時候，他注意到路是走錯了。他清楚地記得，在路上應該遇到三個睡意朦朧的傭人的，可是經過了五六間房子，却不見一些傭人底影子。知道是錯誤了，他回頭走了一小程路，轉向右邊去了；他發覺自己是在一間狹小的漆黑的房子裏，而當他上彈子室裏去的時候，是未曾看到過這房子的。在那裏遲疑了片刻之後，他決定去打開眼前的第一重門戶，於是走入完全黑暗的室中了。正在他的前面，可以看到一條隙縫，從隙縫裏漏出一線閃閃的燈光，在門路亮着；在門的那邊，傳來了一種

憂鬱的波蘭舞曲底沈悶的聲音。此地也和客廳裏面一樣，窗子全都打開，滿屋都是白楊樹，紫丁香花和玫瑰花底香味……利蒲佛奇躊躇地停住了……這個時候，他突然聽到了急促的脚步聲和繹繹的衣裙聲，還聽見了一種氣喘喘的女性的聲音在低聲說：『畢竟你來了！』於是兩隻柔嫩的，芬芳的，無疑是女人的手臂，將他底頸項擁住了；一個溫暖的顫頰貼上了他底顫頰，同時發出一種親吻的聲音。然而這位惠贈蜜吻的人兒立即又發出了一聲驚喊，懷着憎惡（在利蒲佛奇，好像覺得她是懷着憎惡的）逃走了。他幾乎也要驚喊出來，連忙向燈光閃耀的地方奔過去……

回到了客廳裏的時候，他底心兒還在怔忡地跳躍，他底手兒還在十分明白的顫動，他不禁急忙將手兒藏到了背後去。當初，他是被羞恥磨苦着，恐怕客廳裏面所有的人們，都知道他剛才是被一個女人親吻過，擁抱過了。他心裏瑟慄地畏縮着，不放心地向四面看看，可是，等他知道了別人還是在跳舞，還是和以前一

樣甯靜地談話的時候，他開始放縱在爲他一生裏邊所從來不曾經驗過的新奇的感覺裏了。他碰到了或種陌生的東西……他那剛才被柔嫩的，芬芳的手臂所擁抱過的頸項，彷彿搽上了油膏一般地；在靠近鬍子的左頰上，一個不相識的女人親吻過的地方，發生了一種微微的，寒冷而刺激的感覺；如若滴上了一滴薄荷油的樣子；他愈加摩擦這地方，這種寒冷的感覺也愈加清楚地感受到；從頭到腳渾身都充滿一種新奇的感覺，而且漸漸地更加強烈起來了……他想去跳舞，去談話，跑到花園裏面，去高聲大笑……他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佝僂的，乏味的男人，生着狸貓似的鬍子和「不出衆的容貌」的。（這是有幾位太太形容他底相貌，而曾經被他無意中從她們底談話裏聽到的。）華·蘭倍克的妻子經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向她這般寬洪而又親愛的微笑了一下，使她呆住了，疑惑地向他望望。

「我是非常喜歡你底房子呢！」他說，戴正了他底眼鏡。



將軍的妻子笑了，說這房子是她父親的；接着她就詢問他的父母是否還健在，他在軍隊裏面是否服務了很久的時間，他怎麼會長得這麼消瘦，如此如此地說下去……等他一一回答了她底問題之後，她便走開去了，然而，經過和她談話之後，他底微笑顯得比從前更可愛了，他覺得四周圍都是華貴的人們……

用夜餐的時候，無論拿什麼東西來，利蒲佛奇都機械地吃着，喝着，沒有留心別人談話底一個字，祇想去解釋剛才所遇到的事情……這是一回神祕性的浪漫的奇緣，然而要去解釋它却並不困難的。無疑地，這是一位少女，或者是一位年青的太太，和一個男子約定了在暗室裏幽會；空待了許多時候不見他來，在她神經興奮的時候，錯將利蒲佛奇當作她的情人了；這是更加無疑的，當利蒲佛奇躊躇地立停在暗室裏面的時候，也很像一個在等待什麼的人似的……這便是利蒲佛奇向他自己解釋如何能夠接受這個親吻的原因。

「那末她是誰呢？」他疑問着，四顧座中的女人底面孔。「她一定是青年的

，因為上了年紀的婦人不會和別人發生幽會的。而且一定是一個太太吧。這可以從她衣裙底繚繞，她底芳香，她底聲音來證明的……」

他底雙眼注目在那穿淡紫色的衣裳的女人身上，他想她是挺動人的；她有美麗的肩膀和手臂，聰慧的面貌，嬌怯的聲浪。利蒲佛奇向她凝視着，希望他的不認識者就是她，不是別人……可是她那笑容很不自然，她底長鼻子也露出了縐紋，這似乎又使他感到了她是已經上了年紀的樣子。於是他把目光轉移到穿玄色衣服的美貌的女郎身上去。她是比較地年青，天真，而且很誠懇，她有一付美麗的容貌，非常溫靜地喝着酒。利蒲佛奇現在希望是她了。但他立即又注意到她底面孔是扁平的，於是他又把目光移到他的鄰座的女郎身上。

『這是很難猜度的，』他靜靜地憶想着。『假使你只選了那穿淡紫色的衣裳的女人底肩膀和手臂，加上那美麗的女郎底面容，和羅擺可左邊那女子底眼睛，那末……』

他在心裏把這些肢體組成了一個親吻過他的女子底心像，他所願望她具備的心像，可是他不能在座中找出這樣一個女人來……

在豐盛的快樂的夜餐之後，官長們開始告辭了，而且說：『謝謝。』華·蘭倍克和他的妻子又向他們道歉，說他們不能留他們在這裏過夜。

『蒙諸位光臨，是非常，非常的快樂，』華·蘭倍克說，這時彷彿很誠懇的樣子。（大概和賓朋們告別時的誠懇和快樂，勝過遇到的時候吧。）『非常的快樂呢。我希望回來的時候能夠再來舍間。不要客氣。你們走那一條路回去呢？願意走大路嗎？不，還是走園地裏穿過去；小路可以比較近一點。』

官長們走入園地裏；在明燈繁聲之後，園地裏似乎是非常黑暗而且靜寂了。他們一路靜悄悄地走向園門去。他們是薄醉，快樂，而且精神很好，然而夜的黑暗激起了他們暫時的沉思了。在他們心裏，大概都有了同樣的問題，有如利蒲佛奇的一樣：他們能不能夠有這樣一個時期，像華·蘭倍克一樣，有寬大的房子，

有家庭，有花園——那時他們也可以歡迎別人（即使也是不誠懇的，）款待他們，懇請他們喝酒，使他們感到愜意嗎？

出了園門，他們立即開始談天，毫無意思的高聲朗笑了。現在他們是走着一條通到溪河去的小路，不久，便沿着河岸跑了，他們繞過了河堤上的叢樹，池沼，和倒懸在水上的楊柳。河流這邊的岸和岸上的小路，已經很不容易看清楚，至於河那邊的岸，完全浸沒在夜的黑暗裏了。在昏暗的河水上，東一顆西一顆的映耀着星星，它們在顫動，而且粉碎在水面上了——祇從這一點看起來，也可以知道河水是在迅速地流動。夜是非常靜寂。思睡的鷓鴣在遠岸悲痛地夜啼，在附近的叢樹裏的灌木上，一隻夜鶯在高聲顫唱，一點也不注意這一羣經過的官長們。官長們圍立在這株灌木的四周，搖蕩它，然而夜鶯還在繼續地歌唱。

「這是個怪物呀！」他們驚奇地喊着。「我們立在他的旁邊，然而他絲毫也不注意。這是個惡徒呀！」

在路程的末端，是上山去的小路，繞過了教堂的圍牆，便變成大路了。他們被上山去的道路所疲乏，便在山岡上坐下來，燃起雪茄煙，吸着。在河流的對岸，可以看到一星暗紅的火光，因為他們沒有較好的別的事情可幹，還是來談談這星火光，是營房裏的軍火呢，或是窗戶裏的燈光，或是別的什麼東西，消磨了許多時間……利蒲佛奇也向那一星火光遙視着，而且幻想那一星火光也在向他凝視，向他丟眼風，彷彿它是清楚這一回視吻似的。

到了營房之後，利蒲佛奇便立即脫下衣裳，上床睡了。羅擺可和中尉瑪理可——一個溫和的，靜默的人，在他那一個圈子裏，算是一個學問最淵博的官長，無論何時，達到了機會許可他，便要誦念他隨身帶着的那本歐洲的預言者了。——是和利蒲佛奇住在同一間營房內的。羅擺可脫下衣服，帶了一付不滿足的神氣，在室內徘徊了許多時候，差勤護兵買啤酒去了。瑪理可睡在床上，枕邊放着一盞燈，浸沉於念歐洲的預言者中間了。

『她到底是誰呀？』利蒲佛奇疑問着，目光注視在薰煙的天花板上。

他底頸項依舊覺得似抹了油一般，口邊依舊有着一種寒冷的感覺，彷彿是有一滴薄荷油落在上面。那穿淡紫色的衣裳的年青的女人底肩膊和手臂，那穿灰色衣裳的美麗的女郎底顏額和她底忠誠的眼睛，和腰肢，衣裳以及胸針，都浮上他底想像裏了。他打算專心一意的去凝想這些幻影，但它們都跳舞起來，散開去了，又晃搖着。等到它們完全消散在無限的黑暗的背景裏面的時候，（任何人閉上了眼睛便能看到這一個背景的，）他又開始聽到急促的脚步聲，衣裙底繚繚聲，親吻底聲音和——有一種濃烈的，說不出原因的愉快貫澈他底全身了……：正沈湎在這種愉快裏的時候，他聽到勤護兵回來了，說買不到啤酒。羅擺可懊惱了，開始又在室內往返地徘徊着。

『唔，他不是一個壞蛋嗎？』他說道，起初是站在利蒲佛奇前面的，以後站到瑪理可前面去了。『真是一個呆子和啞吧呀，一個人會弄不到一點啤酒的！唉

！他不是一個壞蛋嗎？」

「自然，你在此地是買不到的，」瑪理可說，他底目光沒有離開歐洲的預言者。

「啊！這是你底意見嗎？」羅擺可固執地說。「上帝是成全我們的，假使你將我拋到了月亮裏邊去，我也立即能夠找了啤酒和女人給你看的。我要立刻出去找一點……假如我找不到，任你說我是個惡棍吧。」

穿衣服和高統靴，化費了好許多時候，他在靜寂之中吸完了他底雪茄烟，於是出去了。

「蘭倍克，蘭倍克，蘭倍克，」他站住在廳裏，喃喃地說。「我怕敢一個人出去呢，真會碰到鬼啊！利蒲佛奇，你願意和我上外邊去走一趟嗎？噲？」

沒有人答應他，他又回來了，緩緩地脫下衣服，睡了。瑪理可歎息了一會，放下他底歐洲的預言者，撲滅燈火了。

「唔……」羅擺可喃喃地說，在黑暗中燃起了一支雪茄烟。

利蒲佛奇拿寢衣掩住頭兒，縮在床裏，打算將心裏浮晃着的幻影集合在一塊，組成一個完整的女人。可是它們都消散了。不久他便睡着。他最後的思想是，有人在愛撫他，使他幸福——一種奇怪的，愚蠢的，然而快樂的，又甜蜜的東西，已闖進他的生命裏了。便是睡夢中吧，這個思想也沒有離開過他。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他頸項上面的油膩的感覺，和嘴唇旁邊薄荷油般的寒冷，是已經消失了，可是快樂依舊充塞在他心裏，和昨天一樣。他熱烈地注視那鍍上了晨陽的金光的窗格子，傾聽那大街上的行人底脚步声。窗戶旁邊有人在高聲地談話。這是萊倍特斯格，利蒲佛奇這一隊的司令，剛才纔趕到的，他扯高了喉嚨，在和他的軍曹談話，因為他是常常呼喝着，成了習慣了。

「另外還有什麼事情呢？」這位司令呼喝着。

「昨天他們釘馬蹄的時候，大人，將一個鉄釘穿進鴿子馬底蹄兒了。勤護兵



塗上了泥和醋；現在，他們差他到別處去了。而且，大人，亞爾特耶夫昨天又喝醉了酒；中尉這樣吩咐，將他放在空砲車的前車裏。」

軍曹還報告加帕夫忘記了繫上叭喇的新帶子和蓬帳的輪圈，而且諸位官長昨晚去拜訪了華·蘭倍克將軍。在談話中間，萊倍特斯格底生着紅鬚子的面孔出現在窗間了。他疾轉着他底近視眼，向官長們底睡眠朦朧的面孔看看，而且向他們道「早安。」

「一切都好嗎？」他問。

「有一匹馬兒，因為配上了新頸轆，頸項腫痛起來了，」羅擺可回答他，伸伸呵欠。

司令歎息着；沈思了一會之後，便高聲說：

「我想去看亞歷山大·葉夫格蘭夫娜。我必須去拜訪她的。唔，再見。我晚上可以趕到你們的。」

十五分鐘之後，軍隊出發了。當軍隊沿着倉庫近旁的道路前進的時候，利蒲佛奇看看那右邊的房子。窗戶上面的帷幕都低垂着。可見他們全家還熟睡在夢鄉裏。昨夜向利蒲佛奇親吻過的那女人當然也熟睡着。他想去想像她底睡眠的情景。大開着的寢室的窗戶，窺向窗裏去的綠色的樹枝，清晨的新鮮空氣，白楊樹，紫丁香花和玫瑰花底香氣，床，椅子，和放在椅子上面的昨夜鬆釋地響過的衣裙，一雙瘦小的拖鞋，放在桌上的精小的錢兒——他將這一切，清楚地，分明地，描繪在他心裏，可是她底面容，她底甜蜜的惺忪的微笑，凡是一切具有特性的，重要的部分，都在他底想像裏溜走了，彷彿水銀從手裏漏去一般。在走了半里路光景，他回過頭來，看見黃色的教堂和房子和河流，都浴在陽光裏面；河流底兩岸是光亮的，青青的，河底映照着蔚藍色的天空，處處都反射着銀色的光輝，現出非常美麗的樣子。利蒲佛奇向米斯退奇基作一度最後的凝視，於是他感到了悲傷，彷彿和戒種最接近，最親愛的東西離別一樣。

橫在他面前的路上，只見一些熟識的，沒興味的圖畫，……左右都是生着青嫩的小麥和蕎麥的田坂，烏鴉們跳躍在麥田裏，你若向前面望去，只見塵土和人頭的後影，假使你向後面望去，也只看見同樣的塵土和面孔……走在最前面，是四個懸掛了腰刀的人——這是先鋒隊。其次是，音樂隊，再次是，騎在馬上的喇叭手。先鋒隊和音樂隊，像葬列裏的火炬手一般，時常忘記了維持適當的距離，老遠地搶上前面去了……利蒲佛奇跟着第五中隊的第一尊大砲走。他可以看到四中队人，在他前面前進。要是不是軍隊裏面的人，這移動着的一旅長而乏味的行列，似乎是一團紛亂的，難以理解的混亂吧；別人是不能了解的，何以一尊炮要這許多人圍繞着，何以一尊炮要這許多駕着如此古怪的網的馬兒拖着，彷彿這尊炮是十分可怕而又沉重的。對於其中的原委，利蒲佛奇是完全清楚的，所以一點也不感到興趣。何以每中队前面都有一個勇敢的炮手，而且何以稱他做炮手，他是早已清楚了的；在炮手後面，可以看到走在前排的騎兵，接着又可以

看到走在中段的騎兵。利蒲佛奇知道他們所騎的馬兒，那在左邊的是叫做某種名字的，同時，在右邊的又叫做另一種名字的——於是這就絕對沒有興趣了。在騎兵後面，是二匹繫着車轅的馬兒。在其中一匹馬兒上面，坐着一個騎兵，他的背上濡染了昨日的塵土，他的腿上放着一條笨拙的，而樣子怪有趣的樹枝。利蒲佛奇是知道這條樹枝的作用的，便不覺得有趣了。所有騎兵都機械地揮舞着他們底馬鞭，而且不斷的呼喊着的。大炮底樣式是醜陋的。在炮車前部，安放着以篷布蓋着的雀麥袋，在炮上，掛滿了行軍鍋，兵士的行囊，包裹，彷彿像一隻細小而和善的野獸，爲了或種不可知的理由，被許多人和馬匹圍繞住了。在大炮後方，行着六個炮手，他們都在揮動着臂膊。在大炮後面，又走着許多炮手，騎兵，繫着車轅的馬兒，在他們的後面，又是另一尊大炮了，和第一尊一樣的醜陋且不動人。在第二尊後面，跟隨着第三尊，第四尊，在第四尊旁邊，有一個官長，以後便是這樣的繼續着。一旅裏面總共有六隊，每隊裏面有四尊大炮。隊伍是掩遮了半

里路光景，末了是一列輜重車，車旁有一匹非常動人的動物——一匹叫做瑪格的驢子，是旅長從土耳其帶來的——它低垂着它底有長耳朵的頭兒，默思似地行走。

利蒲佛奇淡然地看看，在前面是頸背，在後面是面孔；在已往，無論何時，他早已打起瞌睡來了，可是現在却浸在他底新奇而和諧的思想裏。起初，當隊伍出發的時候，他很想這樣說服自己，認為這一次親吻的事件底趣味，只能將它當作一回神祕的小奇緣而已，其實也是平凡不過的，倘使要去鄭重地戀念它，至少可以說，這是愚蠢的；但此刻，他和他底邏輯告了別，放縱在幻想裏了……有時，他想像自己是在華·蘭倍克的客廳裏，在這樣一個女郎旁邊，她是既像那穿淡紫色的衣裳的女人，又像那穿玄色衣裳的美麗的女郎的。有時，他閉上了眼睛，看見自己是在另一個完全陌生的女郎旁邊，她底容貌是非常模糊的。他在想像裏和嬾談話，愛撫她，靠在她的肩上，又幻想着戰爭，別離，後來他們又重逢到

，和他的妻子，他的兒女，一同用夜餐……：

將車輪制住！」每逢他們下山的時候，傳來這樣的號令的聲音。

他也這樣叫着：『將車輪制住！』然而他又深怕這呼聲會擾亂了他底夢想，使他重新回到現實裏。

當他們經過一個地主底莊子，利蒲佛奇從圍牆外向花園裏望望。他看到了一條長長的林蔭路，筆直得有如一條界尺似地，散鋪着黃色的泥沙，圍繞着青嫩的樺樹……：他以一個男人底熱情放縱在幻想裏，在自己心裏描畫着一雙纖小的女性的足兒緩步在黃色的泥沙上面；於是，那個曾經吻過了他的女人底清楚的幻影，在昨夜黃昏夜餐時，他曾經繼續不斷地在自己心裏描繪過的女人底幻影，突然出現在他底想像裏了。這影像，留住在他腦海裏，以後不再離開他了。

到了中午時分，後面附近一列輕重車的地方，發生了這樣一聲叫喊：

『留心！注意右邊！官長們！』

旅長駕了一輛馬車，用兩匹白馬拖着。他在第二中隊附近停下，嘍出了一些無人懂得的話語。幾個官長跑到他面前，利蒲佛奇也在內。

「好嗎？」旅長說，閃閃他底紅眼睛。「有誰生病嗎？」

聽了答覆之後，這憔悴的旅長，沉思了一刻，向一個官長說：

「第三尊大炮裏，一個馬夫，拿去了他底綁腿布，掛在炮車前部，這混帳

要斥責他才信！」

他向利蒲佛奇舉起了他底眼睛，說下去：

「在你的一隊裏，我想，駕馬的皮帶是太寬了。」

另外又講了一些同樣乏味的話語，於是他向羅擺可看看，佯笑了。

「今天你底神氣似乎很憂鬱呢，羅擺可中尉，」他說。「你是思念着洛普霍夫人嗎？噲？諸位先生們，他是思想着洛普霍夫人呢。」

提到的這位太太，是一個非常肥胖而又高大的女人，她是早過了四十歲了。

旅長是僻愛那些結實的太太們的，不管她們底年齡是多了，所以他猜測他的官長們也是和他同樣的嗜好吧，官長們恭敬地笑了。旅長覺得講了一些有趣的又帶譏刺的話，很得意，笑了，他摸摸車夫底背脊：向車夫問好。馬車向前掣去了：……

「我現在所夢想的一切，在我似乎是不可能而且非人間的，其實呢，也是一樁非常平凡的事情，」利蒲佛奇看看那跟在旅長的馬車後面飛捲着的塵沙，默想着。「這一切都是非常平凡的，每個人都要經過的……譬如說，像旅長也曾有過了戀愛的；現在呢，他是結了婚而且有了兒女了。范退上尉也是結了婚，有了愛，雖然他底頸背是很紅，而又醜陋的，而且他沒有腰幹……賽曼諾夫是粗大的，是一個典型的韃靼人，可是他也有了戀愛的事情，結果是結婚了……我和任何別人一樣的，所以遲早也要有一種和任何別人同樣的經驗了……」

他是二個平凡的人，而且他底生活是平凡的生活的思想，使他快樂而且給他



勇氣。他描摹着「她」以及他所心願的幸福，將他想像的繩子解去了……：

黃昏，當軍隊達到停止的地點，官長們都休息在篷帳裏的時候，利蒲佛奇，瑪理可和羅擺可圍坐在箱櫃周圍，用着晚餐。瑪理可緩緩地吃着，反覆地咀嚼着，而且誦讀着放在他膝上的歐洲的預言者。羅擺可不斷的發議論，一杯又一杯地斟着滿杯的啤酒，至於利蒲佛奇，他底頭腦被整天的夢想擾得昏亂了，只飲酒，沒有說話，喝了三杯之後，有點微醉了，他感覺到疲弱，而且發生了一種要報告他底新奇的感覺給同事們的慾望。

「在華·蘭倍克底家裏，我遇到了一樁奇怪的事情，」他開始說，想將他底聲音做成一種漠然的，冷嘲的聲調。「你知道的，我是走到彈子房裏去……：」

他開始非常詳細地描寫那接吻的事件，但片刻之後，他又陷入沉默裏去了……

……當他描寫那接吻的片刻間，他將一切都告訴出來了，然而，發覺這樣一場奇遇只如此短短的幾句話就講完了，這又使他不勝驚駭。他原來的想像，以為這場

接吻的故事，他可以一直講到了第二天早晨的。羅擺可聽他講着，因他自己是個大謊子，所以不相信誰人的，他向他疑惑地看看，笑了。瑪理可蹙緊了眉毛，他底眼睛沒有離開歐洲的預言者，說：

「那是一場古怪的事情呢，多奇離呵！……撲倒在一個男子的身上，而沒有說出名字來……她必定是患着一種歇斯蒂里亞的神經症的。」

「是的，她必定是的，」羅擺可贊同了。

「有一回我碰到了一場相似的事情，」羅擺可說，裝出了一付神聖的表情。「去年我到珂諾去……乘了二等車。火車是擠滿了，不能睡覺。我給了車掌半個盧布；他便帶了我底行李，領我到火車的前房去……我臥下來，用氈毯掩蓋住自己……你們都知道，這早黑漆漆的，剎時間，我覺得有人在摸索我底肩膀，而且呼吸在我臉上了。我底手兒移動了一下，感覺到一個人底手肘……我張開眼睛，唯一的印象——一個女人。黑的眼睛，紅的嘴唇，像一條原始的鮭魚！」

鼻竅熱烈地呼吸着——像軟枕一般的胸脯……」

「原諒我，」瑪理可和靜地截斷他底話了。「關於胸脯我是相信的，可是，假使那裏是漆黑的，你怎能看見她底嘴唇呢？」

羅擺可想去說明他自己的不錯，便譏笑瑪理可沒有想像力。這個故事使利蒲佛奇很懊惱。他從箱櫃旁邊走開去，臥在床上，宣誓說，他從此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軍營生活開始了，……日子一天天非常相似地逝去。在所有這些日子裏，利蒲佛奇底感覺，思想，動作，彷彿他是落在戀愛的漩渦裏了。每天早晨，當他的勤務兵送來了洗面的冷水，於是在冷水裏浸潤着他底頭兒的時候，他便這樣思想着，他的生活裏面是有了一種和暖而愉快的東西。

在黃昏，當他的同事們談論着戀愛和女人的時候，他便接近了他們，聽他們的話，他底神氣，正像一個兵士在聽一場他親自參加過的戰爭的描寫，在黃昏，

當官長們隨着獵犬羅擺可出去酣飲，到郊野去作 Don Juan 式的野游，而且利蒲佛奇也參加了這樣的漫游的時候，他時常感覺到憂鬱，感覺到無限的罪惡，而且在心裏請求她底原諒……在閒空的時間和失眠的晚上，當他腦海裏充滿了童年的記憶，父親的記憶，母親的記憶，以及一切親密而有關係的東西的記憶的時候，他時常想念到米斯退奇基，跳躍着的馬兒，華·蘭倍克，有如女皇 妯前妮的華·蘭倍克的妻子，黑暗的房間，門上的隙縫。

八月三十一日，他從軍營裏回來了，不是和全旅的士兵同行，只有兩隊兵和他在一起。他一路幻想着，興奮着，彷彿他是回到故鄉去一般。他有一種強烈的慾望，想去再看一次奇怪的馬兒，教堂，華·蘭倍克的虛偽的家，黑暗的房間。那種時常哄騙着戀人們的心聲，爲了或種原因，在向他低聲的說，他必須再去看她……但懷疑又擾亂了他，他怎樣能夠再見她呢？他將對她談論些什麼呢？她不會已經忘記了那一回親吻嗎？他思索着，如其果真無可奈何的時候，即使遇不

見她，單是去經過那黑暗的房間，而且回憶着過去的事情，也是一場快樂吧……

黃昏將近的時候，地平線上現出了熟識的教堂和白色的倉屋。利蒲佛奇底心兒在跳躍着……那位和他並排騎着馬兒的官長，向他說了些什麼話，他沒有聽到，他忘記了一切東西，熱烈地凝視着遠方夕陽照着的溪河，凝視着屋頂，凝視着鴿棚——鴿子們在夕陽的光輝裏，環翔在鴿棚的周圍。

當他們到了教堂，靜聽那安排士兵寄宿的命令的時候，他時時刻刻這樣希望着，有一個騎在馬上的男人會繞過了教堂的圍地走來，邀請官長們去用茶……安排寄宿的命令是宣讀過了，官長們都匆忙地到村子裏去，可是那騎馬的還沒有來。

「華·蘭倍克會立刻從農夫們那邊聽到了我們回來，於是差人來邀請我們的，」利蒲佛奇一面走進茅屋裏去，一面這樣想，他不能了解何以有一個同事燃起了蠟燭，何以勤務兵匆忙地安排着茶爐……

一種痛苦的不快佔領了他底心。他臥下來，接着又起來，向窗外望望，倒底使者來了沒有。可是一點影踪也沒有。

他又臥下了，但半點鐘之後，他又起來了，爲了遏制不住自己底不快，他便走上街道，向教堂漫行去。在教堂附近的方場上，此刻是黑暗而且荒涼……：在下山去的路上，三個兵士默默地站成了一列。看到了利蒲佛奇，他們便驚跳起來，向他行禮。他回了禮，於是開始走下熟路去了。

在河流的那一邊，整個的天空都是現着絳紅的顏色；月亮在昇起來；兩個農婦高聲地談着話，在菜園裏面摘菜；在菜園後面，那裏有幾間昏暗的茅屋……：在河流這一邊的一切東西，正和五月裏的情形一樣：小路，叢樹，倒懸在水面上的楊柳……：可是已聽不到英勇的夜鶯底聲音了，沒有白楊樹和嫩草底芬香了。走到了花園的時候，利蒲佛奇向門上望望。花園裏面是黑暗而且靜寂……：除了最近的樺樹底白枝條和一段林蔭路之外，別的東西一些也看不到；其餘的一

一切都溶解在黑暗的暮靄裏了。利佛蒲奇熱烈地切望又聽聽，可是，等了一刻鐘，依然聽不到絲毫聲音，也看不到一縷光線，於是他便艱步回來了……

他走到河邊。將軍底浴室和掛在小橋的欄干上的浴布，在他眼前顯出了白色……他走上小橋，站了片刻，無意識地摸摸這些浴布。覺得這些浴布是粗糙而又寒冷，他望望河水……河水迅速地奔流着，有一種約略地可以聽到的潺潺的水聲環繞在那浴室底柱脚。鮮紅的月亮反射在靠近左邊河岸的地方；微波奔馳在這水月上，將它攢大起來，將它打成了碎片，而且好像將它運走一樣……

「多蠢呀！多蠢呀！」利佛蒲奇望望這奔馳去的河水，沈思着。「這一切都是多蠢呀！」

他現在不再希望什麼了；接吻底事件，他底不耐煩，他底渺茫的希望和失望，都是現在一種清明的光輝裏了。至於將軍底使者沒有來，和他將永遠看不到那個會將他當作另一位情人，而偶然親吻過了他的女人，在他，此刻已不覺得可奇

怪了；反而覺得倘使現在看到了她，這倒是可奇怪的事情……

河水奔流着，他不知道流到那裏去，他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這樣流，正和五月裏的情形一樣。在五月裏，河水流入長江裏，再由長江流入大海裏；接着蒸發成了水蒸氣，再變爲雨，也許就是這同一的水吧，現在又奔流在利蒲佛奇的眼前了……倒底是爲什麼目的？爲了什麼緣故？

整個的世界，整個的人生，在利蒲佛奇心中，現在只覺得是一個愚蠢的，無目的的笑話吧了……於是，他從水面上移開了眼光，望望天空，他又想起了命運怎樣曾經寄托在一個女人身上，來偶然愛撫過他的，他想起了夏天的幻夢與妄想，於是他覺得自己底生涯是非常乾枯，貧乏，而又慘憺……

當他回到了茅屋裏的時候，他又尋不見一個同事了。勤護兵告訴他，他們都上『將軍華·蘭倍克的家裏去了，他特地差了一個使者來邀請他們的……』

快樂在利蒲佛奇心裏閃耀了片刻，但他立即又將這種快樂撲滅了；他上床睡



去了，他對於自己底命運很生氣，彷彿和它反對一般，他沒有上將軍的家裏去。

舍爾該·瑪忒佛葉佛奇·穆式庚那天飯吃得很講究——那是說比平日講究點

——當你正在想着他是一個失業的鄉村教師，而且爲了找工作，已經在別人的陌生的樓梯上，瞎跑了一年光景了。然而飢餓的光芒仍然長留在他黑暗而憂傷的眼睛裏，使他黃瘦而油滑的面上顯露出一種意外的意味。

這一頓飯送掉穆式庚的最後的一張三盧布鈔票了，此刻在他底口袋裏只有幾個銅子在叮噓地響，同時在他底錢袋裏放着值十五個哥貝克的光滑的角子。他純粹地爲了快樂而去暢飲的。他也很知道這是太愚蠢了，並沒有充分的把握，老早就去享樂起來。然而他的找工作實在找得時間太久了，他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期

，甚至一點點希望的影子，也會給他快樂的。

穆式庚在『新時代』上登了一個應徵的廣告。他說他是一個從事筆墨生涯的小學教師；他底重要的資格，是他曾經做過這一個省城的通信員。真的，他是爲這件事情而失業的；別人發現他在報紙上寫論文不客氣地非難着那班有權勢的人們，當他的長官通知公立學校的視學員注意這件事，自然，視學員是不能忍受他的屬下幹出這樣的事來的，不管他是誰。

『我們是不喜歡那種人的，』視學員私下叫了他來，對他說。

穆式庚問道：『那末你喜歡那一種人呢？』

視學員沒有回他這不相干的問題，枯燥地說道：『再會吧。我希望我們在來世再見。』

穆式庚更在他的應徵的廣告裏說，他願意做一個祕書，一個報館裏的長久的副手，一個私人教師；他也願意伴着他的雇主到高加索或克里米亞去，使他成爲

房子裏有用的人等等。他肯定地說出他底理由來 他對於旅行是不反對的。

他等候着，一個郵片寄回來了。郵片引起了他的希望，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

這是在早晨，穆式庚吃著早茶的時候，回片寄來了。女主人親自送來的。在她的黑暗的，蛇似的眼睛裏閃耀着光，當她責罵似地對他說道：「這封信是給舍爾該·瑪忒佛葉佛奇·穆式庚的。」

當他讀着他的信時，她是掠着黑髮，梳下在她三角形的黃色的額角上，而且還唧唔地說着：「接着信有什麼好處呢。最好是能夠付清你底飯錢和房錢。一封信是不能充你那飢腸的；你應該走到人們中間去找尋一個工作，不要希望事情會從天上落下來。」

他是讀着他底信：

「最好是親自來面談一次，在晚上六點鐘至七點鐘之間，到第六弄，第七十

八家，五十七號房間來罷。」

可是信上沒有署名。

穆式庚憤怒地猶視他的女主人。她是粗大的，直挺挺的，當她直垂兩臂，異常鎮靜地立在門旁的時候，正像一個玩偶；她彷彿怪陰險的，帶了靜默而憤怒的目光向他望着。

穆式庚叫道：『Pasta！』

他用他底拳頭擊着桌子。於是立起身來，往返地在室內蹀躞。他不斷地叫着：『Pasta！』

女主人鎮靜地，又惡毒地問道：『你的錢，你打算付，還是打算不付呢？你這喀山和亞斯達拉干的通信員，你這沒有面皮的人。』

穆式庚立在她的面前，伸出了他底空空的手掌，說：『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

他沒有說，他還有一張最後的三盧布鈔票。女主人啞啞地說道：「我不是爲難你，只因爲急於要錢用呵。此刻，柴要七個盧布一擔了，我那裏來的錢開銷呢？一點沒有東西你是不能生活的。你能夠找到一個照應你的朋友嗎？你是一個年富力强的青年人，你的外相也是很動人的。你固然是常常吃着<sup>成</sup>鵝肉或其他的。可是我那裏來的錢開銷呢？無論怎樣你去找一點錢來付清我底錢吧。」

穆式庚答道：「不要生氣，普拉斯珂夫耶，彼得羅夫娜，今天晚上我可以找到一個工作，我欠你的錢就可以付你了。」

他又在室內蹣跚了，他底拖鞋劈拍地響着。

女主人立在房門口，繼續地嘮叨着。當她臨走的時候，她大叫着：「假使換了別人，早就送你到門外去了。」

他走了之後，好一刻，他的腦裏印着她那奇怪的，直挺挺的影子，兩臂弛垂着，她底闊大的，黃色的額角，生得好像一個三角形掩在她底油滑的髮下，她穿

着破舊的黃衣服，摺得像一個狹長的三角形。她那呼吸着的紅鼻子生得也像一個小小的三角形。總共有三個三角形。

一整天，穆式庚都是飢餓的，快樂的，憤怒的。他無目的地漫行在街道上。他看看路上的女孩子們，他覺得她們都可愛的，幸福的，容易達到目的的——嫁給有錢的人們。他立住在商店的窗前了，窗內陳立着許多值錢的東西。他的眼睛裏的飢餓的光芒，漸漸地更鋒利了。

他買了一份報。他在公園內的長凳上坐下了，看看新聞報，孩子們在公園內笑着，跑着，保姆們在那裏裝着時髦的樣子，而且可以在那裏聞到塵土和枯樹的氣味——街道和公園的不調和的氣味，使他想到古塔貝哈樹汁的氣味了。穆式庚在報紙上看見了一段記事，說一個飢餓的瘋子，在展覽會裏，撕裂了一個有名的藝術家底一幅畫，他心裏很受這段記事的感動。

『現在我很能夠理解這種行爲了！』

穆式庚活潑地沿着路走。他說了又說：『現在我很能夠理解這種行爲了！』以後，當他走上了街道，望着高大的，堅固的房子，望着商店裏陳裂着的東西，望着漂亮的人們底華美的衣裝，望着迅速地轉動着的車子，望着那一切（在有錢的人們是容易的，在他是無望的）生活的美和安慰——當他望着，觀察着，嫉妒着的時候，同時他覺得破壞的憤怒的情調，漸漸地，漸漸地強烈起來了。

『現在我很能夠理解這種行爲了！』

他走到一個肥胖的，倨傲的門房身旁，叫着：『現在我很能夠理解這種行爲了！』

門房沉默地帶了藐視的神情向他望望。穆式庚快樂地笑着，說：『那些虛無主義者真是聰明的漢子呵！』

『滾開去！』門房憤怒地叫道。『去看看你自己吧，肚子還在餓着。』

穆式庚正想離開他，但突然恐怖地站定了。有一個巡捕立在他附近，他底白



手套帶了驚人的鋒芒凸露着。穆式庚憂傷地思索着：

『一個炸彈會便當地擲過來吧。』

門房憤怒地在後面睡了他，然後走開了。

穆式庚繼續走着。當六點鐘，他走進一家中等的飯店了，他揀定一張靠窗的桌子。他喝了一點麥酒，接着是用馬鯊魚。他叫了一席化七十五個哥貝克克的飯。他喝了一瓶冰凍的白葡萄酒；飯後又喝了杯甜酒。他有點微醉了。當他聽到音樂的時候，他底頭暈起來。他沒有拿他底找錢。他輕輕地搖擺着，一個門房恭敬地送他出來，他將一個值二十個哥貝克克的角子塞在門房的手裏。

他看看他的錶，剛才過了七點鐘。是可以去的時候了。或許他們已雇定了另一個人吧。他躁急地大步走着，去赴他底命運。

他給阻擋住了：道路正在舖掘着；龍鍾的，永遠疲乏的馬車夫，橫在街上的十字路口；路上的人們，農夫們和婦女們特別多；路人們向他走過來；一步路也

不肯避讓他的，就是那讓路的人們吧，也老是避往左邊去的，少有讓到右邊來的——至於他打算避讓那些人呢，毫不關心地擠在狹路上，真叫人不知從何處讓起；乞丐們纏着他；和在路上進行着的機械的一羣。

一個人當他在匆忙的時候，很難戰勝空間與時間的！真的，地球在牽制着他，每一步路他要化許多氣力與精神。他的兩腿感到苦痛了。然而這却使他更憤怒，他底眼睛裏更充滿飢餓的光芒了。

穆式庚心裏想着：

「路這樣走不動，最好我將我底身子擲給魔鬼吧！擲給一切魔鬼吧！」  
他終於達到目的地了。

此地就是第六弄第七十八家。這是一幢四層樓的房子，所處的地位不大有人注意的；兩條進去的路黑沉沉地，大門在中央打着呵欠。他在路上看看銅的牌，只有頭幾號是在此地。沒有五十七號呢。而且看不見一個人。在門上有一顆白的

鈕；在銅牌下，模糊地在灰塵中可以看到「門房」這個字。

他按着門鈕，走進了大門，打算去尋房客的名冊。可是在他還沒有尋到名冊的時候，他却遇見一個門房了，一個帶着一付諂媚的態度的男人，長着一臉黑鬍子。

「那裏是五十七號房間呢？」

穆式庚帶了一種漠然的態度詢問着，這種漠然的態度他是從那使他失業的地方長官那裏學來的。經驗也教訓他，向門房詢問必須這個樣子的，不然就不成了。在陌生的門口和陌生的樓梯上瞎跑了一年，使他學會一種禮節了。

門房有點疑惑似的問他：

「你看什麼人？」

穆式庚坦白地，漠然地囁嚅說：我也不很清楚。我是來應徵的。我接到一封封信，可是沒有署名的。只寫出了一個通信處。住在五十七號裏的人是誰？」

「馬丹恩格勒哈陀伐」門房說。

「恩格勒哈特？」

門房重說：「恩格拉哈陀伐。」

穆式庚微笑了。「她的俄國名字是什麼呢？」

「伊里娜·彼得羅夫娜，」門房回答。

「她不是一個脾氣很壞的雌老虎吧？」穆式庚爲了或種緣因，或他種緣因，詢問着。

「不——不，她是一個年青的太太。非常時髦的。向門的右邊去吧。」

「那裏是只有頭幾號的。」

門房說：「不，五十七號也在那裏。在頂底。」

穆式庚問：「她是做什麼事的？她是從事什麼事業的？辦學校的？還是從事新聞事業的？」

不。馬丹恩格勒哈陀伐也不是辦學校的，也不是從事新聞事業的。

『她是守家的，』門房解釋清楚了。

馬丹恩格勒哈陀伐的使女，好像一個鄉下的姑娘，領他到會客室裏，在前房的右邊，叫他等一會兒。

他等候着。乏味而煩惱的。他開始賞鑒這佈置精緻的房間的內容了。有安樂椅，桌子，骨牌檯，摺疊着的帷幕，火屏，書架，和掛着半身像，燈以及各種華麗的裝飾物的小小柱子；也有鏡子，石印品和牆上的鐘；窗上裝飾着窗帷和花朵。這一切，使房子變成擁擠的，難堪的，黑暗的了。穆式庚垂頭傷氣地在地毯上蹣跚。他憎惡地望望圖畫和肖像。

『最好我將這一切東西擲給魔鬼吧！贈給一切魔鬼們吧！』

可是當女房主迅速地出來的時候，他又垂下他底眼睛了，想藏去他底飢餓的光芒。

她是年青的，緋紅色的，高大的，非常好看的。她迅速地走着，沒有一點猶豫，像一個鄉下的女房主一般，她不很嫵娜地擺着她兩隻壯健的，美麗的白手臂，一直裸露到了肘節的上面。

她走近他，伸出她底手兒，略高一點——還是握手呢，還是接吻呢，聽他自己的揀選吧。他接吻了。在他的接吻裏是含着憎恨的。他迅速地，高聲地吻着，他底一個牙齒輕輕地搔着她底皮膚了，於是她底手兒縮了回去。可是她卻並沒有說什麼。她走到一張睡榻旁邊，在桌子背後，坐下了。她叫他坐在一張安樂椅子上。

他坐下之後，她問道：

『昨天報上的應徵書是你的嗎？』

他說：『我的。』

他重思了一回，於是更客氣地說道：

「是的，我的。」

他感到憤怒了，他對自己商量着：

「最好我將她送給魔鬼吧！」

她繼續談着。她問他能夠做什麼事情的，在什麼學校讀過書的，在什麼地方做過工作的。她非常謹慎地提到正題上去，彷彿恐怕說得太早一般。

他綜合她底思想，知道她要辦一種報——不過此刻她還未決定什麼種類吧了。某一種報。一個小小的規模。她商量去購辦報館裏應用的東西。這份報紙是怎樣的性質她却没有說起。

她打算找一個人主持報館。因為他在應徵書中說是一個小學教師，她想，他一定在一個高級小學校教過書吧。

無論如何，她要找一個人來保管報館裏的帳簿，收定報費，做社論和報館通信，到郵局去取錢，封妥報紙，送到郵局裏去，校對報紙的稿樣，和其餘的事

情！……還有其餘的事情……

年青的婦人說了半點鐘光景。她糊塗地詳叙着各種的職司。

「這許多工作要好幾個人纔幹得下來，」穆式庚鋒利地說道。

年青的婦人帶着怒意，面紅了。她露着不快樂的臉，熱烈地說：

「這是一種小小的報。特別性質的。假使我雇了好幾人來做這樣一點小事情，他們是沒有事情可以做了。」

他微笑着，說：

「呵，大概總不至於十分麻煩的。每天工作幾個小時呢？」

「哦，我們訂定從早晨九點鐘到晚上七點鐘吧。有時，工作特別忙碌的時光，你還可以稍為延長一點，或者你放假日可以來工作的——我相信你大概沒有什麼事情的吧？」

「薪水你打算給多少呢？」



『十八個盧布一月，我想你總能夠滿足吧。』

他沉思一會兒，於是大笑了。

『太少了。』

『我至多只能給二十二個盧布。』

『很好。』

他突然暴怒地站了起來，他的手伸入口袋裏，拿出他的房子的門鑰來，鎮靜地又堅決地說道：『舉起手來！』

『啊啊！』年青的婦人叫喊着，立即舉起了她底兩臂。

她坐在睡榻上，她是蒼白而且顫抖。

他們的樣子正成一個反比例——她是高大而且強壯，他是矮小而且消瘦。

她底衣袖落在她底臂上，兩隻向上伸着的，裸露的白手臂，有如一箇善跳繩索的婦人底肥胖的雙腿，在家裏練習着一般。這是顯然的，她底壯健的兩臂能夠

直伸着許多時候，不會疲倦的。可：她的驚慌的面上，却洩露着她受審判的深深的恐怖了。

她落在恐怖的狀態中使穆式庚很得意，他緩緩他又嚴厲地說道：『假使有勇氣，你動吧！不然，你輕輕地簡單的回答。』

他走到一幅圖畫的旁邊。

『這幅畫值多少錢？』

『二百二十個盧布，畫架子不在內。』年青的婦人帶了顫抖的聲音說。

他在他的口袋裏尋出一把小紙刀來，他將這幅畫從頂上劈到底下，從右邊裂到左邊。

『啊啊！』年青的婦人叫出來了。

他走到一個小小的大理石的人頭前。

『這個大理石的石頭值多少錢？』

『三百盧布。』

他用他的門鑰敲去了耳朵和鼻子，毀傷了額頰。年青的婦人默默地歎息着。在他，她底歎息聲是悅耳的。

此外他又劈碎了幾幅畫，安樂椅的毯子，而且打毀了一些華麗的裝飾物。

於是他走到年青的婦人的面前，叫道：『滾到睡榻下去！』

她服從了。

『靜靜地睡在那裏吧，到有人進來的時候。不然，我用一個炸彈炸死了你。他出去了。在前房和樓梯上，他沒有遇到一個人。』

仍舊是那個門房立在門口。穆式庚走進他的身邊，說：『你的房子裏有一個多麼奇怪的年青的太太呀。』

『什麼？』

『她不知道怎樣處已的。她愛罵人。你還進去穩當一點。』

「沒有叫我，進去是不必的。」

「那末請便吧。」

他去了。飢餓的光芒漸漸地在他眼中淡下去了。

穆式庚繼續漫行在街道上。在他的腦裏，模糊地印着客室裏的景象，打毀了的圖畫和伏在睡榻下的年青的婦人。

一條運河的汗水引誘他。夕陽的殘光照在水面上，顯出美麗而憂鬱的情調來，有如一個瘋狂的作曲家底音樂一般。河岸上的石塊是多麼地粗糙，鋪道上的石子是多麼地齷齪，跑來和他相見的孩子們是多麼地愚蠢與污穢！彷彿一切都塞住他的去路了，在他彷彿一切都成了仇敵了。

青青的，金色的河水引誘他，他的眼睛裏的飢餓的光芒永遠消滅了。

一聲河水的濺聲，於是死黑色的水暈，一暈一暈地無盡地漾開去，橫斷了河中的青金色的水。



在那我感到生活極靜謐的大草原上的一個鎮裏，頂好頂可人的處所是那墓地。我常到那兒去散步。有一次我竟在兩墓之間的一個洞裏睡着了，在豐茂的，帶香味的草地上。

我頭旁有什麼敲着地上響，把我吵醒。像地面給顛得叮噹得像鈴子樣響，我可被震動得不小。我坐了起來，我發覺自己還是那麼磕睡，當初我眼睛竟黑得看不見東西，弄不明白那響聲是怎麼回事。在六月的陽光的金色閃爍之中，我所惟一看到的是一個飄蕩的黑點，像在有一下沒一下地去貼着一個斑斕的十字架，使牠發出一種不斷的輕微響聲。

馬上——這是違我願的，老實說——那飄蕩的黑點變成了個小老頭兒。他臉相狡猾，下唇下留着一撮密密的銀鬚，嘴上一嘴毛茸茸的白鬚子，捲成軍人式。他在十字架上撐着身子，伸出撒開的手在空中移着，他儘用腳掘着地，一面，從他那雙黑眼深處，向我投了狡猾隱秘的幾眼。

「你幹麼？」我問。

「一條蛇，」他用種有教養的低音答，拿他一個多毛的食指指地上：我看見在他足旁蠕動着，抽痙地動着牠尾巴的，是條 *Echidna*。

「啊，這只不過是條蚯蚓，」我氣憤地說。

這老頭用鞋尖把那蠢樣子的，五顏六色的，繩子似的東西踢開，舉起草帽行個敬禮，毅然地跨步前去。

「謝謝你，」我叫出來；而他頭也不回地答道：

「要是那真是條蚯蚓，當然沒危險。」

他就在許多墓碑中消失了。

看着天，我知道這時候大概有五點鐘。

草原的風在墳墓上太息，吹得長草莖來回地搖，在熱氣裏裝滿了赤楊樹和菩提樹和其他的樹木底輕柔的簌簌響；使人在這夏天的嘈嘈之聲中，會去探索那周思過的靜默的憂鬱底一種表徵，去喚起關於生命和關於他同伴們底崇高的關切的思想。

被掩沒在青綠裏，給冬雪損壞了的那些斑斕的和白的墓碑，留着一條條雨迹的那些十字架，墓地的圍牆，這一切都給茂盛的樹木遮蔽住了。那些樹木同時也遮蔽着一個齷齪糟雜的鎮市底附近一帶，這鎮是在灰土和臭味的氣氛之中，給許多煤似的圾埚包着的一個。

我一去到許多墓中和亂草中浪步時，我就能從開闊處從新綠的幕裏，看到一個鐘樓上的金色十字架，巍然矗立于許多十字架及碑銘之中。這些碑銘下面，真



地底聖服用百花底五色的光點裝飾着，蜜蜂在那上面飛着叫着，竟使花草底憂鬱的祈禱似的微聲，像裝滿生之歌——還沒把死影消滅了的那『生』。在我頭上無聲地鼓着翼的是些鳥兒，牠們底飛翔有時叫我驚得跳起來，叫我摸不定這眼前的東西是不是個真的鳥：到處，金色陽光底閃爍使這緊擠着的墓地也在顫動，叫人對這大堆的坟墓想到海，剛是颶暴之後，定了風；而那碧綠的地平呢，是一大片平滑的溫和的小浪。

墓地的牆外，蔚藍的天空裏聳立着油廠和肥皂廠的烟突，那些工廠的屋頂，襯在其他房屋的黑些的碎片裏，顯得像漆斑；那時，在陽光中閃着眼，我看見那些軋軋響着的窗戶，像監視地瞧着我。牆旁是一些些落剝的草皮，綴着些顫動着的枯草莖，那外面，橫着一片燒燄的屋，上面有些土堆，破爐子，斑斑點點的死灰，煤屑，給這廢墟打的補釘。那些火葬坑張開髒的黑嘴對天打呵欠了，那坑裏的省錢人是每夜地習慣着要去從那些尸箱子裏解放一回的。長長的草莖叢裏蕩搖

着丫葛底發光的大葉子；陽光下的碎玻璃閃着光像在笑，一帶棕黑的地成半圓形圍着這墓地，那裏有兩所房子，像牙齒樣凸出于地面，牠那新漆着的黃色，在那些豬毛，斷尾的垃圾堆裏依然只顯得粗糙拙劣。

有幾個斑點母鷄像女販子，一些驕傲的紅色公鷄像一班消防隊，在安逸地踱來踱去；火坑洞口有些可憐着眼睛的喪家之犬棲臥着；幾匹瘦小的貓在這草原上的小樹的嫩枝中躡着麻雀；一班孩子在上面說過的洞口玩着捉迷藏，他們一跳過籬土去躲到一堆堆的垃圾堆的縫中時，顯出說不出地可憐相。

那片瓦礫場那邊，展着一列粗糙狹窄的茅屋，那裏滿佔着些窮光蛋，茅屋眼睜睜地站着，用它們黯淡的低賤的眼——窗門——着，瞧着墓地牆的碎磚，瞧着給這牆圍住的密樹。我就住在像這樣的一個茅屋裏，一所小樓頂；那裏不但有煤油味，而且還得聽受房東衣拉克來維魯波夫——一個財政局的書記——那邊的極輕微的喘聲或長吁短嘆，是落在這麼一個地位。總之，我要是從窗子看那墓地，

永不能不想到墓地是一所清淨美麗的地方，一所永遠迷人的地方。

那一天，那個突把我從睡眠中驚醒的老人，在墳堆中看得見他那黑影的，好像他老在跟着我了；自從他把草帽擺來擺去，映着日光像個向日葵盤以後，輪到我來跟着「他」了，雖然我是在整天地想着衣拉克來維魯波夫。這只是一星期前的事；衣拉克來的老婆，一個瘦的潑辣的長鼻子生着春色的貓似的眼晴的女人，到基也夫進香去了，衣拉克來馬上就把一個斜視眼的胖小姐搬進茅屋來，據他介紹，是他的「結婚的姪女。」

「她是受過洗禮的厄夫多基亞，」他這麼說起過。「可是我老叫她地干卡，求你跟她要好要好罷，可也得記住，她並不是獸在一起就任你隨隨便便的一個人。」

這位魁梧，有圓肥肥的肩的，臉剃得光光燙燙像位Chet似的維魯波夫，永遠着條短褲，褲就從他那西瓜吃傷的肚皮上溜下來。他兩片肥厚的嘴唇常是渴了似

地張開着，他那黯淡的眼老是表現一種貪饞的餓相。

一晚，我聽到像下述的對話。

「地干卡，求你給我抓抓背。是呀，在兩塊肩胛中間。啊，對啦。我說，你多有勁！」

於是地干卡尖聲地笑了。那時我只不過搬動一下我的椅子，扔下我的書，笑和熱情的低語就都消失了，換了一付低語：

「聖父尼古拉斯呀，給我們禱告上帝罷！今晚飯預備好了沒，地干卡？」這對兒就輕輕地走到廚房裏去——又來一次一雙豬似的喊叫與呼號。……

那個灰白鬍子的老頭，用了青年似的彈性的步子，跨着草根走去，到一塊灰色大理石的巨碑前才停住，站在那裏讀那上面的碑文。他面相不全像俄國人，他穿件深藍色短衫，下翻衣領，一條黑領帶打個大滑結——和他下巴上那密的，銀色的，鑲金的一撮鬚，調和地襯映着。還有，在一臉硬鬚中，挺出個軟骨的長鼻

子，同時灰白的雙頰的皮上有紅色細血管網着。他記住了墓碑上的黑字之後，手舉向帽子（許是要對死者致禮），同時轉過眼來斜看着我：我覺得這事有點麻煩，我皺皺眉，向前走，一面還是想着那條我住着的街，那里我要去探索那維魯波夫和他『姪女』引出來的下流生涯。

像平素一樣，皮麥赫，或叫做皮門克羅左託夫，也在墓中巡遊着，他是個水腫的，沒落了商人，常常要在坟堆中跌跌倒倒走一會，躺一會，去找他老婆底假定的安息地。

皮麥赫駝着身子，一張烏似的小臉上長滿了灰色的毛，一雙病兔子似的眼，大體看來，那模樣像被一排銳利的牙齒嚼過的。他是這麼着在墓地裏踟躕了有三年，雖然他腿子更撐起他那矮小歪倒的身軀還嫌太弱；他每每會絆倒，而且許多工夫起不來，只躺在草叢中喘着摸着，一把拔起草，用他那又尖又紅得像剝去了皮似的鼻子嗅着。其實，他老婆葬在諾伏柴夫卡斯克，距此一千俄里，但他不信

，別人告訴他以後，他老是咕嚕着，衰頹的淚眼裏閃着光：『那他赫麼？那他赫在這兒。』

還有一個差不多也每天到這地方來的，是位克立司托伏羅夫太太，一個很高的老女人，帶付黑眼鏡，穿件鑲黑絲絨邊，素淨的壽衣似的灰色衣，她那長得古怪的手指間永不會忘記夾住一根手杖。乾枯着臉，兩頰像錢袋似地蕩下來，一宗灰色的，或不如說是灰綠色的，頭髮，用帶紮着蓋過太陽穴，差不多連耳朵都遮住了，這位太太小心地堅定地走着路，不叫在路上擋着別人。我猜她那埋在此地的定是一個兒子，死於權威者們的戰爭裏的。

又一個常來的，是細腿近視眼的內廷顧問官拍拉渥采夫，卸任校長。帆布外衣口袋裏塞了本書，紅色的手抓着一把白傘，嘴上的微笑延到像兔耳那磨尖的耳邊，他，每星期日飯後就能看到他，在許多坟堆中跳來跳去，揮着他的傘，像以死來求和平的白旗。

在打晚禱鐘以前他就回家去了，他便可以看到一羣孩子擁在他圍牆外：於是像小狗圍着一隻鶴似地圍着他跳舞，他們用種快樂的音調叫出來：

『顧問官，顧問官！跟蘇克喜尼克太太戀愛過的是誰呀，後來又掉到塘裏的是誰呀？』

這位顧問官就得跳起來，張開一把大口，直到像隻老烏鴉似要叫的時候才完結，他還會頓幾下脚，彷彿要對着孩子跳舞，然後低下頭，像槍樣抓着傘，用一種急喘的叫聲向小夥子們突擊：

『我要告訴你們父親！啊，我要告訴你們母親！』

至於剛才說到的蘇克喜尼克太太呢，她是個老叫化婆，她一年到頭，秋冬四季，總是坐在墓地便門邊的櫟上，默着像塊石頭。她那張大臉，給歷年的縱酒弄成磚似的臉，是蓋滿着深色的凍瘡，酒疤，日晒風吹之迹；她的眼老像長着膿似的。沒人敢走過她身邊，可是她總用她一隻討飯的手，拿個木碗向人伸着，嘶聲

地叫，倒像是在咀咒施主了：

「看基督的面布施點罷！給你裏邊家人積點陰德罷！」

有一次，一陣意外的暴風從草原吹來，挾着一陣大雨，這老太婆在歸途中就被這雨追到，弄得她——她眼本模糊的——摔下塘裏，當時拍拉涅采夫就想法子救她，結果他自己也滑倒了。那天起，他就成了鎮裏孩子們取笑的目標。

我所看到的其他常到墓地來的是，一些黑幢幢的沉默的人物，他們還沒斷斷對死者的想念的繩索，他們似乎定得細到這地方來消磨他們的餘生，被迫着踱步，像批沒安葬的屍體似的，去找適當的坟穴。是的，他們是些被生所丟棄而死還不肯接受的人。

有時那隻狗會仍舊臥在墓地裏，垂着尾，來去地搖着無依的毛茸茸的腦袋，一付深思的形相，一面會偶然呼出種邊住的拉長的吠叫。

又，在老菩提樹密處，一羣看不見的吵林鳥和烏鴉在飛行，同時小烏鴉發出



柔和的叫餓的笛聲，一種文靜動聽的噤噤嘈嘈的合唱：一直要唱到秋天，秋風剝掉了樹枝，這些黑鳥巢變得像腐臭了的包破布的人頭，被誰扯下的，摔在樹林裏，永遠圍着白色的糖塔形的殉道的聖巴柏拉教堂掛着的人頭。到了秋季，墓地一帶的一切真是都顯得悲慘黯澹了，風在這兒啜泣，像一個因失戀而瘋狂的愛人樣抽着氣。……

突然那老頭在我面前那條路上站住了，向我們近邊一塊白碑碣嚴肅地伸出手，大聲讀：

「可敬之公民並上帝之忠僕地渥米特彼脫羅維奇烏梭夫安葬於此十字架下，」等等。

此後這老頭又帶上他的帽，把雙手插在外衣袋裏，他那黑眼睛，從他那年紀說來可是例外清醒的眼睛，打量着我，說道：

「這看來是他們除說他是『上帝之忠僕』之外，沒什麼好說的了。那麼既稱了

「公民」，「忠僕」二字怎能值錢？」

「也許他是個逃世的人，」是我的冒險的推想；那老頭頓着腳說：

「要是這種情，就該寫……」

「寫些什麼？」

「寫一切的事，用完全的可能敘述。」

用了兵士樣斬齊的大步，我的對談者便走向墓地的更遠一點的地方——這時我走在她身旁。他只有我肩膀高，因此他的容貌被草帽擋着看不見。他說話時，我要看他，就定得低着頭走路，像陪着一個娘們兒似的。

「不，這不是那麼辦的，」他馬上繼續下去，用種要發牢騷的人底那種低柔溫靜的聲音。『凡這樣辦着的，都只是野蠻的表示，這是完全缺少了對於人類和生活的觀察的。』

他一隻手從袋裏抽出來，在空中畫了個大圈。

『你可懂這意義？』他問。

『這意義就是死亡，』是我的疑慮的答，同時聳一聳肩。

他的頭一搖，我便看見了一張精明，可愛，修飾得很好的一張臉，他同時說出下面的斯拉夫語：

『[Smerťu smert vsekonec' je pčublená bžvist.] (死「永遠滅於死」)。」』

『你可知道這成語？』他立即加上一句。

沉默裏，我們可又走了十來步——他沿着高高低低的草徑，用可數的速率跨着了。忽然他站住，舉起帽子，向我伸出手來。

『年青人，』他說，『我們來做個好朋友罷。我是中尉沙伐雅洛夫來夫克好瓦特，以前在 State Remount Establishment 裏，後來在土地部。我是這麼一個人——以前便沒溺過職，現在過着高尚的退閒生活，是個一家之主，一個鯨夫，一個急性人了。』

沉默了一會他又加說：

『貪包夫縣的副縣長克好瓦是我弟弟；他今年五十五歲，我呢六十一，六：』  
『十一。』

他話說得很快，但一點不亂，像要使談話裏不許有錯誤。

『還有，』他說下去，『一個人總見識過幾種墓地的，我就很不滿意於這一種。我實在永不能滿意於這樣地方。』

他在空中揮揮拳，在十字架上面憑空畫了個大弓形。

『我們坐下罷，』他說，『我還要說些東西哩。』

我們在祈禱室旁一張樑上坐下，中尉克好瓦特取掉帽子，用條藍手絹擦他的額，擦他那在頭皮上聳起一球的頭髮；這才繼續說：

『記牢 Kladbistische 這個字。』（Kladbistische 本意是財庫，但平常用作墓地。）  
（這里他用胳膊碰碰我，更柔和地往下說：『在一所 Kladbistische 裏，你可以很

有理地找着 Kladi (錢財)，找着理智與光明底財富。但我們找到些什麼呢？只是那討厭的侮辱的東西。牠侮辱我們全體，因此，也是給所有那些一生忍受着「十字架和重担子」的人們一種侮辱。你也總有一天會被這制度所侮辱，正像我一樣。你懂得這意思嗎？再來一遍，「他們底十字架和重担子」——意思是說，生活是困苦艱難着，我們應該只去敬重那些「還在」忍受着艱苦的人們，或者爲你我忍受艱苦的人們。現在，這批傢伙是已經失掉他們的知覺了的。」

每在興奮時，這老頭就揮着帽子，帽兒的小影鳥兒似的，在十字架上頭，沿着那條狹路飛行，最後，消失在鎮市那一方。

再就，拖長他那兩片紅腮巴，捋捋鬍子，用他那孩子似的眼隱祕地瞧着我，這位中尉又開始了：「你許在那里想，「這跟我在一起的，定是很老，而且是一知半解的人。」可是不對，小朋友；你還沒出世，我早就思量過人生。瞧這些紀念碑。這些是紀念碑嗎？這些碑上所表揚着的，和你我有什麼相干呢？在這點看

來 牠們所表揚的是一無所有。這些並不是紀念碑，這些只是人類底愚劣性所賜與的護照或文憑。某個十字架下面躺着一個馬利亞，那一個底下面是個大利亞，或是個亞來克賽，或是個埃夫賽，或者是誰——全是「上帝之忠僕」，沒有一個特殊的。這是種凌辱呀，先生！在這地方，那些熬過了一生的人世艱苦的人，他們底一生的紀載，這本應當用你我的方法來紀載的，眼見得全被剝奪完了。對了，人之一生底敘述就這麼回事。一個坟墓是可以成了甚至比小說還有興味的東西的。你同意麼？」

「不完全同意，」我答。

他迸出一個聽得見的歎聲。

「這該夠容易懂的，」他說。「第一，我就不是個「上帝之忠僕」。我是這麼一個人——抱定主意，盡我的能力去理智地遵守上帝底聖誡。而沒有一個人有權能叫我拿出更多的東西，即使是上帝。是這樣的，不是麼？」

我點頭。

『瞧！』那中尉活潑地叫，他歪着帽，神氣更兇猛了。於是張開兩手，他用一種馴順的低音喊着：

『這所墓地是什麼？這只是一個展覽的地方。』

在這當兒，因某種原因一來，這位中尉底形相忽然闖入我注意裏，他那雙笨重的足上有雙氈拖鞋，厚嘴唇，一張饞嘴，一對狡猾的眼，一付骨骼那麼大而空洞，竟使這位短小精幹的副官全身都可以踏進去。

這天是星期日，薄暮時分。那火燒了的地上，一些碎玻璃閃着紅光，丫葛芽發着亮，孩子們玩着吵，一些狗子來一路去一路地踱着，一切似乎都沉在那與起伏的空曠草原相接的鎮市底這一部份地方的靜寂裏，上面掛着天底平坦的蒼灰色的幕，只有墓地環着這一切像隻鳥在海裏面。

我曾和維魯波夫在他家後門口一張櫈坐着，他不時地把他淫蕩的眼釘着臃腫

的牛眼睛的編帶女人愛操夫太太，她把她那軀體放到近邊一條長檯上，就在她那八歲的派特卡可司可太太底捲髮理捉起虱子來了。她用她快慣了的手指迅速地翻看着那孩子底髮，一面立即對她那坐在門裏看不見的丈夫（一個舊貨販子）獻媚地嬉笑着說：

「啊，不錯，你這禿頭老鬼，你！你當然賣得了錢了。當然哪。那你這傻瓜該把個車輪壓着你的 Kalmuck 軋軋響了。談談我的價錢罷，正經話！」

維魯波夫聽了歎口氣，用種懶懶的動聽的腔調說：

「解放農奴明明是不對的。我是本鄉底一個夠謙卑了的奴隸，而我說的話我知道牠底真實性，因為這是自然而然而的事。應該做的事是把地主們的財產搬給沙皇。無疑地是這樣的。於是鄉下人，城裏人，總之一切人民裏，會只有一個地主了。人民決不能過着特殊生活，像不知自己底地位似的，因為他歡喜政府，歡喜一種貴族勢力壓着去治理他們。常常看見他追求這種勢力。」



於是向前面彎着腰，把胡說底甜味注到輕輕地說出來的每個字裏去

維魯

波夫又向他高聲補說着：

『就拿這女工作個例罷，她在一切束縛裏也都是自由自在的。』

『我怎麼一切事都是自由自在？』隣人駁他，滿預備着吵嘴的樣子。

『啊，我不是說你的壞話呀，怕魯司卡，我只是說你靠得住，維魯波夫馬上聲辨。

『那麼把你那討好勁兒留給那小牛，你那「姪女」罷，』那時愛操夫答，

維魯波夫就費勁地站起來，向院子裏走去，一面說：

『所有人類都需要一隻專制的眼監視着的呀。』

於是在他隣人與他「姪女」兩人之間，起了一陣精粹的咒罵，這時維魯波夫却站在後門上，聽着她們罵街，啜啜嘴唇，而眼釘着那邊一對，尤其是愛操夫太太。這咒罵比賽的開始是地干卡，她叫着：

『這是我的意見，這是我意見，我以為……』

『你們別那麼個鳥樣子對着我！』長獠牙的拍夫拉常常插進街頭的好事裏來好使大家知道他。這麼着，這事就沒完了。……

中尉克好瓦特從烟嘴子上的烟屁股吹掉，瞧着我，用穩似乎粗野的樣子很快地扯着鬍子，說：

『恕我冒昧，我想問你在想着什麼。』

『我想要了解你。』

『你不該把這看做件難事，』他答，同時他又把帽取下，拿來扇着臉。『這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對我們自己，對我們同伴，都缺乏一種敬重。現在可同意我了麼？』

他眼又變成更年青更清白了。把我的手抓到他那強有力的可人的溫熱手指裏，他說下去：

「怎麼會這樣呢？理由很簡單，就是我對朋友們不能了解，只是不能了解，這時候，我不能有所敬重。」

更靠近了我一點，他用種神祕的低音加上說：

「在咱們這俄羅斯裏，沒一個真知道他幹麼要到人世來。這倒真的，我們之中的每個人，都知他是已生下了，知道如今在活着，而且知道將來總有一天會死去：爲什麼人生只如是而已，這理由，我們之中有誰知道麼？」

由于再一度的興奮，那種顏色又回到中尉的臉上，他口講手畫得這般快，使他手指上戒指像練環似的在空中發光。我還注意到了他左袖下的小而清潔的腕上，有個綴着一枚紀念幣的手鐲。

「我的好先生，這全是因为（一部份是由於人們忘了這點，一部份是這點懂得不正確）一個人所完成了的工作，被我的知識給遮掩住了。至於我呢，我有一種概念，一種計劃——是呀，一種計劃——一言以蔽之，是一個，一個……」

「噫……，噫……！」寺鐘用種疲乏的冷冷的強音在這些坟堆上響着。

「……一個計劃，就是每個市鎮，每個鄉村，其實就是人類的每個人，應當有個各個人底特別的事蹟的記載，該有一本叫做『生命之書』的，要是我可以這樣叫他。這所謂，『生命之書』，該比每人底工作成績表還要緊；這也該是那處每個人所完成的工作活動底一部活小說。呢？而且，編這些記載自然是與官方無涉的——只由鎮議會或區行政團體，或由個特設的『生命與工作局』等等來担任，規定這事不須政府大員來管。這記載裏，把關於我們之中活了一輩子死去的人們底一切——這就是說，公舉的一個生命底一切——寫進去。」

這位中尉又向許多坟墓的那方伸着手。

「我的職權是，」他加着，「去研求這些人類怎樣度了他們一生。因為我的生存，是靠了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思想，甚至是靠他們的骸骨的。你同意不同意？」

我默然點頭；他就勝利地叫起來：

「啊！你明白了，是麼？對的，必要的一點是，無論一個人做了些什麼，或好或歹，得全給寫上。譬如說，假他砌過一個火爐，特別能生熱；寫上去。或者假如他殺死過一條瘋狗；寫上去。或者假如他建過一所學校，或掃除一條僻街，或做過教人用改良方法種田的鼻祖，或終其生為反抗政府之不合理而奮鬥，無論在言論上或事業上：寫上去。再則，假如一個女人生了十個或十五個健康的孩子：寫上去。不錯，這最後一則應特別注意，因為生健康的孩子這事，於國家是個極絕重要的工作。」

他又指着一塊字句殘蝕的灰白色的碑，大叫（或差不多是大叫）：

「這塊碑下面葬着的人，他一生只愛過一個女人，「一個」女人。那麼，這就應當給他寫下，因為這不僅只要寫行名字，還得寫下事實。是的，我不單是希望，而且是種職權，去知道這些人底一輩子，這些人所作的事：不拘什麼時候死

了個人，我們便該就記憶所及，在他墓上寫滿一行行他所艱負過的「十字架與重担」的事，爲我的也爲一般人的方便寫下牠來，當作一個人生過程底清楚詳細的報告。那個人幹麼要活着？關於這問題，常常該寫下大而注目的文字來作爲回答。唔？」

「最對。」

這句話逗得中尉更熱烈了，他第三次搖着手指着坟堆那方，一字一字地咬着往下說：

「這鎮裏那批傢伙是些簡單的虛僞者，他們小心心把那些經歷掩藏着，那些經歷在我們眼裏會一文不值的，這之間，顯得死者底無足重輕，生者底充滿了同樣淺薄的意識，因爲淺薄的傢伙是最容易支配的。是呀，這是惡魔似的天才想出的法門。而我呢——得，想叫我做做我不想做的事看！」

這裏他憎惡地皺皺眉，用放一槍手槍似的聲音加說：

「我們是機械！是呀，機械，不是別的！」

一個人在這沉靜的墓地聽着那強低音時，去看着這老頭那興奮勁兒，是有味的事。墓地上又浮着疲乏的金屬聲音「噹噹噹」了。

衰草上油油的亮光黯了，消失了，一切都變成黯澹，雖然圍着幾所坟堆栽着的風呂草和水仙花和紫羅蘭，還在空氣裏裝滿了春天的香味。

「你知道，」中尉說下去，「誰也不能否認我們每人都有他的價值這回事。一個人活到六十歲的時候，他就把這回事看得很清楚。沒什麼隱瞞的，每個生命應向光明走，而且可以這樣說，每個人都是全世界的工人，他們做了一個好的或歹的工作者，而考驗起這種人生來，她整個地是造成了我們低微淺薄的各個人底合作的工作之結果。所以我們不應該湮沒了一個人的工作，應該宣示於世人，應該把他的事迹，他的服務，十足地寫墓上的十字架上。那些事實，那些服務，當然有可以從略的地方，不過這要研究，要怎樣才能使人把從略的事跡也看得出來

。現在你懂得我了麼？」

「我懂了，」我答。「是的，我懂了，」

「好！」

寺鐘很快地響兩下就靜下來了，只留着悲切切的回聲在墓地上應着。我這同伴第二次捏出烟匣，靜靜地給了我一支，把他那支點上火，拚命抽着。這麼着時，他那像鳥爪似的棕色小手彈着灰，他低着的頭像一隻放在絨毛裏的復活節的五色蛋。

還是抽着烟，疑慮地皺着眉，瞧着我低聲說：

「只有由人類的工作，世界才得進化。只有熟悉那過去，記住那過去，人才能在世上幹得了。」

說着時，中尉垂下他的臂，他那腕節上就滑下綴着大像牌的金鐲，那牌上有一個美髮女人的小像在注視我：因了小像下面那手兒是生有雀斑的，柔軟手指是脹



大得不成形，不相稱，那女人輪廓很好的臉就顯得更充滿了生命，而且看得清在笑着一個甜美的有點驕傲的微笑。

「是你夫人還是你的小姐？」我問。

「上帝呀！上帝呀！」他噙着歎口氣，只蒙他答了這一句。於是這中尉舉起臂，那手鐲又溜回袖口下的老地方去了。

鎮市上浮着的一條條的鼻鼻的煙，漸漸紅起來了，格拉格拉響着的窗蓋似的發紅，這使我記起維魯波夫那「姪女」底蒼白的雙頰，這女人是，像他叔叔一樣，沒有一樣東西可以逗得人去「隨隨便便」的。

再就是一羣叫化子底襤褸的黑影，爬上墓地的牆，偷偷地伸到地上，這樣他們不無像十字架的影子，同時，那慢慢黑下來的草地上，懶懶地發出一個悲切的拖腔：

「永遠……的紀……」

「什麼永遠的紀念？」中尉克好瓦特憤怒聳聳肩說。「在他生前，或者是某墳裏一個最好的醃瓜人或摘葷人。或者是那地方的頂好的鞋匠，或他有一次談過什麼，他住過的那條街裏的人也還仍然記着。一個人的事迹不應記下來，採用我這方法麼？」

辣人的淡巴孤底濃煙圈又圍住了中尉的臉。

風輕輕地吹了會，把草的長莖吹得向落日那方倒，就息了。在這靜寂裏只聽到幾個女人用怨聲說着：

「向左，我說。」

「呵，做什麼，單納乞卡？」

吐出一口新煙成柱形，這老頭咕嚕着：

「大概這些女人忘了她們親戚或朋友的確實的葬地了。」

一隻鷹飛過鐘樓上那映得發紅的十字架時，牠的影子在我們坐處旁的碑銘

上流着，橫過這塊碑角，於是又在碑外面出現了。我把看這影來當做有味的消遣。

那中尉往下說：

「我說一塊墓地，應當把生之勝利，智慧與勞動底勝利，證明得甚于死亡底權威。想想看，在我這計劃下要做出些什麼。由於我所說的那紀載，會成了一部全鎮底生命之史，牠會增加人與人的敬重。是的，這樣一部歷史才是一塊墓地所應有的。否則這塊地是白費了。要是那過去于我們一無所有，那過去也同樣證明牠是沒用的。可是這樣一部歷史有人編過沒呢？要是編過，怎麼一個人竟說一切事是「上帝之忠僕」所成就的呢？」

用種游泳似的姿勢指指那些坟墓，他沉默了會兒。

「你是個高明人，」我說，「而且是一定過過高明的有興味的生活的一個人。」

他不看我，只靜靜地深思地答：

「至少一個人得夠得上做朋友，注意着他所領有的一切，他所寫有的一切。我呢過過那生活，那……。」

緊鎖着眉，他看他周圍的東西來了，似乎在找着適當的語句：結果像沒找着，這才嚴肅地往下說：

「人們須更彼此親近些，直到生活變好了點兒爲止。永別忘了那些死者，因爲一個「上帝之忠僕」一輩子所有的一切，可以證明出一種含教訓的深義的。」

這些墓碑的白面上，給落日映得發暖熱的昏黃色的光，直到這些石頭像濺着熱血時爲止。我們周圍的一切，好像都漲得更大，變得更柔和，更溫暖些了：整個景色，雖像以前樣靜止着，却顯得牠已經蒙上層紅色的潮溼氣，而且把紫色的閃爍的露水滴到各種草穗上去。影子也漸漸地變深變長着，同時墓地情那邊，一隻母牛時不時笨笨地醉了似地叫着，一羣鷄鴨咯咯叫着像彼此和應着罵街，一把

鋸子鋸着叫着。

突然這位中尉發出聲遏制住的大笑，而且儘笑着，直到他搖搖肩膀才止住。推我一下，孩子似地歪歪他帽子，他終于發狂似的說：

「我定得認錯——我第一眼看見你以為你準是個傷心人。你知道，我先瞧見一個人躺在草地上，我想：「嘿！那是哪路人？」其後我瞧見一個年青人愁眉苦臉地在墓地上踱着，袴子膨着；我就又想……」

「那是因爲有書放在袴袋裏，」我插嘴。

「啊！那我才知道。是呀，我先是錯誤了，可是個很受用的錯誤。無論怎樣，我第一眼見到你我總想：「有個人躺在那墳邊。也許他太陽穴上中了顆彈，有塊傷麼？」而且，你知道……」

他打住了向我閃眼，又好性兒地輕笑着。於是他往下說：

「我對你說過的那計劃不能真成其爲計劃，這只是我的一種幻想。可是我也

還願意去觀察那生活得更好點的那生活。」

他歎「氣不言語；他顯然是沉于深思之中了。

「不幸，」他終於說了下去，「觀察生活這願心想出得太遲了。只要是我在十五年前想出來，我在烏斯曼監獄當檢察官的時候：」

他左臂伸出來，那袖上的鐳子就又溜下了。他很快地，但很小心很細巧地，把牠摩了一會兒，於是又把這玩意兒藏到原處。他忽地站起來，皺着眉四面看一兩下，用力地擦着他那鐵色的鬚子，一面說：

『我定得出去了。』

我陪他走了一陣，因為我很想聽他有興致的有力的低音再說些什麼；他只能用校場兵一樣的小心的規則的步子在那些墓碑中走過，想不出一句話。

我們正走過禮拜寺底祈禱堂時，從窗格裏磅些粗暴的懶懶的煩燥的叫聲，浮到了美麗的晚靜裏，可沒突破這寂靜。這顯然是有兩個人在吵嘴，因為聽見有一

個喃喃地說：

「你做了些什麼？你做了什麼？」

那個滿不在乎地答：

「閉嘴！請閉了嘴罷！」

（倉禾譯）

老婦人正在天井裏，當她的兒子回到家裏的時候，她拿着一個吊桶出去餵豬。他還在老遠的地方吧，她就望見他了，從門旁的一個小小的豬欄裏。她一眼瞥見就立即認識他：她自己底骨肉。但她沒有迎上去見他。她挺挺身子，用手兒拂拂她底裙裾，於是正視着她的兒子底面孔。

兒子也在一瞥間認識她了！他的母親是已經衰老了。她底背已經彎駝，彷彿有一個小小的駝峯，覆在她背上一般。她底胸部是乾縮而且深陷的。掩在頭巾下面的細細的頭髮，看起來已不是黑中帶白了，全都是雪白的而又沒有光彩的。她



的清明而蒼白的眼睛裏底光芒還沒有死去，依舊是銳利的。彷彿有一顆紅熱的煤，燃燒在眼睛裏似的。他向她底眼睛微笑着。

「啊啊，母親。你爲什麼如此冷淡地招呼我呀？彷彿一個陌生的路人走過你的天井裏一般。」

這老婦人緊緊地閉住她底薄薄的，褪色的嘴唇。她緩緩地，而且不願意地，回答着：

「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期吧，我們也常常歡迎過生客們的。我們給他們麵包與鹽，從來沒有拒絕過一次，一直到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了。」

「呵，是的，我要想來看看我自己的母親。但你彷彿甚至不願意我走進屋子裏。我聽到你是在生氣，但我想，畢竟是一個母親呀……。」

「爲什麼不讓你進來呢？這房子是你父親的。他爲了他的兒女們建築的，爲

了他的家屬建築的。而你，就是他的親骨肉。遂來吧。或許你會將我驅逐出去的。」

亞蒂勃拍拍他的身旁，笑了。

「呵，母親。我知頭了，你是用這副樣子來歡迎我的。但是沒有關係，這並不會傷我底心。我不是那種容易驚動的人呢。我像你，這不是假的。你可以說，媽媽將我焙成了一個像她一樣的模式。但我要喝水了。我從車站步行回來的。所以我底喉嚨是發燒了。茶爐怎樣了——我還有它沒有？」

他們已經站在屋子裏了。亞蒂勃四面看看，用一副清白沒溫柔的目光，凝視那黑暗的床架，凝視那放着面容朦朧的古老的神像們的角落，凝視那長凳和覆在桌上的火拇司本的檯布。他的面色變成愉快而羞慚了——彷彿有一個春天消融在他底心內。他底面色顯得更溫柔，更仁和了。但這老婦人底面色却漸漸地更黑暗

，她底目光更銳利。她以憤怒的聲音說道：

『同志們還沒有拿走茶爐呢。但我願意知道這個：當你生下來的時候，當你幼小的時候，你是我的親骨肉。我餵你，我細心地看護你。然而此刻，你是轉過身來反對你的雙親了，你自己的父親沒有到死的時候你送他見閻王去了，所以我不願意再餵你，再細心地看護你。這房子是你的。進來住吧。可是，關於食物，却要你自己去安排的。此地什麼東西都彼他們拿走了。我所吃的，是用我自己的老年底氣力去賺來的。所以我不願意再給與任何人。』

憤怒使她面上顯出彷彿比較年青一點了。亞蒂勃將他底軍帽拋在一條長櫬上。

「啊，假使你對你別了五年的親兒子那樣地談着，我會不再打擾你了。但此刻，請給我一點茶水吧。我對你說過了，我底喉嚨很乾燥。給我一點飲料吧。我

可以付你錢的。』

這老婦人看看他底風吹雨打的面孔，他底乾燥的嘴唇；她聽着他的深沉的，疲倦的呼吸，於是她的眼睛彷彿稍稍有點軟化了。她沈思地回答道：

「對的，假使你這樣說，以後，以後你付錢給我好了。現在我拿茶爐放上吧。」

當她走到烟突旁，喧攘地安排茶爐時，她用眼角來留心她兒子。於是她的內心又燃燒着憤怒與痛苦了。不，我親愛的，不，孩子，我生你養你而結果只使我悲傷又苦惱，你不要使你母親想到你所做的事情吧。我將帶了我底信仰，一直到我底暮年，但並不是和平而甜蜜的。我底背部成了車輪般，我手上的血脈都成了結，我底骨頭也不斷的要痛，這並不是無有原因的。但我已帶了我底信仰到我底暮年：在上帝面前，人必須謙恭地走着的。每個人都負了他底軛木，每個人都

他的地位。因為一個農夫，連骨與肉都是一個農夫底，所以寫着；以艱苦的工作去賺你底麵包，生育你的兒女們，讓你底地位給他們，裝上那曾經裝過了你的同樣的生活吧。我們生活着，我們工作着。也有憂愁，也有痛苦，但我們達到了某地方。我們不是第一等人，也不是末一等人，我們是列在以工作為村人所敬重的。那些人們中間的。從我們的根苗裏，產出了三個兒子，為上帝服務而生活着。女兒們——嗎？她們為別人工作的。我們把她們嫁到了別個村子裏。她們沒有益，也沒有害。有時使她們母親底心很望念，有時也使她們母親快樂。但不是為了家庭，也不是為了將來。她和那老頭子把希望全放在兒子們身上。上帝是不喜歡的。「他」拿了兒子中間的好的給「他」自己了。一個被一輛貨車壓死了。他由磨坊趕車回來，從車座上跌下去。另一個為俄皇戰死了。而且沒有留下兒女們呢。他的妻真不好。不能生育的。現在她再嫁了，仍舊沒有兒女。但他們，對於最幼小的

，最年輕的、時常比大的兩個懷了更大的希望。他是伶俐而又機警的。但她和她的老頭子彷彿在上帝面前犯了不可赦免的罪惡呢。「他」懲罰這個他們希望能夠給他們暮年快樂的孩子了。當我皇推翻，殺人犯昂行全國時，這孩子請假回來了。當初，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村裏的人也滿意。他懂得讀書，他底頭腦很不錯，他也知道一個農人所正要知道的。戰事漸次侵入他們底農場了。在僱員外，再需要一個年青的仔細的主人。這老頭子是患疝氣病的。他底注意力和精力漸漸衰弱了。他們想，他們不久便可以脫離了煩惱。但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快樂——倒起戈來，要打倒他們了。當他那次請假回來的時候，當他帶了快樂給他雙親的時候，他在家內住的日子很短。一年後回來，他顯然成了兩個人，血與頭腦和從前完全不同了。

經過了一點疑惑和支吾之後：「我是一個布爾雪維克，」他說了。「你們爲什麼，」他說，「傾向那一邊的？無論如何，你們是沒有多少財產吓。用你們底

背去保護別人底倉廩是無益的。」

父親在心裏是一位庸弱的男子。實際上，母親是一家的首領。鄉村裏，人們笑着：

「假使你要向杜美安去要什麼東西，你可以去問他的妻子。她是穿好幾條褲子的。」

但他却是一個端正的男人。不喜歡無秩序的，且他常常是虔敬的。老婦人是熱心於她底信仰的。她有那麼一種心腸呢。她愛祈禱，甚至整夜祈禱着。爲了她沒有去做女尼，曾經有過了多少次數，她請求上帝宥赦她底罪惡吧！當她做姑娘的晨光，她是兩樣的。在她的青春時代，她曾經和她的丈夫分享過許多甜蜜而祕密的罪惡。她並不曾後悔。但是到了她的老年，她心中發生了一種依皈上帝的熱情了。爲了這緣故，所以雖然他們的兒子底行動在他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創痕，雖然他沒有依照他們所安排的道路走去，而轉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雖然他

們對於看重已經積聚的和獲得的東西底心是很強烈，但他們仍舊和平地對待他。他們也曾爲了他而積聚着。時間逝去了，他們底生活會重新又恢復到了有真正的秩序，到那時候，她們的兒子底思想也會改變過來。他將開始思想到他自己底農場，他自己底糧食，而不去想那別人底需要了。這是爲了信仰問題，爲了忠於上帝的緣故，他們之間發生了齟齬。兒子宣言布爾雪維克不僅要毀去俄皇，而且也要毀去了上帝的。他侮辱他的母親道：

「你咆哮點什麼？你的上帝已經幫助你不少了。當你底腦袋叩在地板上，爲了比忒開底生命而祈禱着的時候，我的兄弟底生命倒底保全了沒有？」

於是露出了苦笑，說：

「在全個鄉村裏，要算你最肯祈禱，最肯服務上帝了；瑪基、斯蒂班尼幾乎從來不祈禱的，但他底房子却蓋着一個鐵的屋頂，而且他底家庭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很順利的。他以詐騙成了家！你的上帝，彷彿和我們的老地方代表一個樣——



他喜歡詐騙的。」

他激動了這老婦人底熱情的心了。她頓頓地底足，帶了驚惶似地指着一個神像，不承認他是她的兒子。

「你不是我的兒子！有了一個瀆神者的兒子，我實在不願擔負這罪惡。去走你自己的路吧。在我們活着的時候，你不要再回家中來。」

那年老的男人和這老婦人一樣，對他兒子說着痛苦的話。

「我們是負着我們底重擔，等候着，而這便是我們老年所得的酬報。我們是負擔不了這罪惡的。這是一種不能用祈禱來洗滌的罪惡呀。我們都是敬仰上帝的。我們不能和你同住在一個房子裏了。當我死去了的時候，你是我的兒子和承繼者。此刻，上帝告訴我，不要來接近我。回到城裏去。我們，我和這位老婦人，將要這樣安排，拖着我們底生命到了末日，沒有兒女們。」

他話雖如此，但當兒子離開了家內的時候，他又開始想念着他了。他漸漸地

憔悴而衰弱下去，他不能夠，或者不想去留心農場了。無論何時，每當他鬱鬱不歡地從床上起來，母親知道這是在夢中看到了亞蒂勃了。他們是常常聽到關於亞蒂勃的消息的。甚至在城裏，也大家都知道他的。鄉裏的人對於亞蒂勃的雙親很生氣，爲了城中的索取的緣故。

「你們生了這樣一個兒子。你們把自己的災害放在全世界的人們的身上了。假使單是你們自己受着苦，這是很對的。但我們爲什麼也要來受苦呢？」

但，鄉村裏的可憐的居民們，近來他們真是變成很會喧鬧了，他們帶給這老夫妻一些不願意聽的新聞。

他們說，「亞蒂勃同志在春耕的時候要到鄉村裏來了。大家說他是一個好人，是一個真實的人。」

然而這是誰在稱讚他嘍！那些人，她和她的丈夫都喜歡的，而且和他們和睦地同度着生活的那些人，都掉轉他們底頭兒了。唯有那些高聲朗音的，朝不保夕

的，身無立錐之地的佃夫們，却平視似地款待着這兩老。

這老年的男人歎息着，憂傷地咳嗽着。他帶了一副昏沉的，疲憊的目光，望着他底天井——一個沒有牛羣了，祇剩下一匹馬兒的天井。他甚至那一年播種的事都不願談了。老婦人是比從前祈禱的時間更多，也更熱情。

「天父，仁慈的上帝，請不要發怒吧。忘去了亞蒂勃底罪惡吧。不要責罰亞蒂勃的瀆神之罪吧。請可憐我們。」

然而上帝沒有忘記那個罪惡呢。他毫無憫憐地責罰着。

布爾雪維克的勢力穩固了。正像亞蒂勃所說一般。而且他是受着鄉村的新的領袖們底大大的崇敬。他們舉行了一個他們自己底新的紀念日，不是為上帝的，也不是為宗教的。他們糟塌了五碼多紅的粗絨布。這真是他們的新發現啊，除了用粗絨布做紅旗幟外，將一條粗絨布緊緊在兩根竿子上，放在古老的鄉村的會堂底梯階上。而且在那塊粗絨布上，一個新來的畫匠用白粉寫着：

「卡爾、馬克思和同志亞蒂勃·西梅金萬歲。」

那當然是說亞蒂勃無疑了。當書匠做完了這工作回去時，亞蒂勃替他找了或一種職業，當作給他的酬勞。他底名字和布爾雪維克的首領底名字並排在一塊。老年人是說不清楚這位布爾雪維克底名字的。從肥良一點的農場裏來的孩子們，開始譏嘲着亞蒂勃，稱呼他爲：「卡爾拉。」可是他們又都怕那位老婦人。雖然她是衰老了，但她時常預備着戰鬥的。然而他們却把這位安靜的老頭子底生命害死了。無論何時，他們一旦遇見他，就這樣大喊着：

「戰神底爆聲！」

老頭子把他底頭兒更深藏在他底肩膊裏去了。

他匆匆地回到了家裏。他覺得羞愧，於是不再在街上走。他幾乎不能夠安排他底農事了。但是當城中來徵求食物的時候，他突然地開始活潑起來。

「我們藏下一點東西吧。讓我們留下一點點吧，假使我們能夠的話。我們所

損失的已經夠多了。」

於是他帶了恐怖和熱情，靜靜地繼續說：

「或許有一天，亞蒂勃自己也會需要這些東西吧。」

他不說了，等候一個回答。但這老婦人沒有回答一個字。

於是他收藏着東西。那些幫助他收藏東西的人們，就是最初洩漏他底祕密的人們。那就是要報復亞蒂勃。這老頭子給拿進城裏去了。就在那裏，帶了恐怖和熱情，他結束了他底生命。他永不再回到鄉村裏來了。而且，拖他進墳墓去的，就是他的親愛的兒子。假使不是爲了收藏私產，他底生命也許可以延長一點的……現在，他的兒子是坐在桌旁，等候着東西吃呀。一點也不想到，或注意到他的父親呢。他甚至什麼東西都沒有盤問，他連心裏很悲傷都不說一句。他坐在神像們下面，戴着帽子，正像一個神的叛徒。這是爲了他的緣故啊，上帝遷怒於他們了。現在什麼東西都被毀壞盡了。留給她的殘年的一切，祇有憤怒與憂傷。她

變成瘋狂了。她底燃燒着火的眼睛，從她兒子身上移到了神像身上。她底心，是迷惑在一陣祕密而熱情的祈禱裏。

「不要牢牢地記住吧，唉，上帝。至少，在他死後給他平安囉。讓他進了天國。不要叫他在地獄裏受苦。」

於是她望望她的兒子，彷彿是她的死敵一般。她零碎地給他吃。他以沈靜的，深思着的目光回顧她，說：

「你還沒有原諒我，母親。你會永遠不拋棄你心上的怨恨。啊，我也正是如此。你底憤怒和你底談話是改變不了我底心腸的。我們不能夠同住在一個屋子裏。對的，你給了我東西吃；現在我要走了。我要另外去找一個住的地方。這一頓東西你要多少錢，你說吧？」

他的母親憤怒地望望他。但聽底聲音却是沈靜的，當她說話的時候：

「我不肯在你身上損失些什麼的。你吃了蛋和麵包，而且喝了牛乳。現在我

要老老實實地計算，照你們城裏的價錢。」

她枯燥地，且殘忍地說出了價錢。然後她補說道：

「我必須說的，你底鈔洋有什麼用處呢。即使我拿了鈔洋吧，這不能算我已經得了錢。你們已經把事情弄到這樣一個地步了，就是錢，也沒有用處。」

亞蒂勃苦笑着。

「我給你一件襯衫吧。在我底行囊裏，有一件清潔的襯衫。事情已經到了樣一個地步，你也可以從你自己兒子身上剝去他底襯衫了。」

她沈靜地拿了襯衫。她將它弄個平貼，仔細地摺疊好，放在一口箱櫃裏。

亞蒂勃立起身來，咳嗽着，空洞地說：

「呵，很好。現在再會了。」

他沈靜地走到門口。於是站住了，又看看他的母親。她底面孔彷彿是鐵塊鑄成的。兩對極相似的眼光碰着了。這老婦人先沈下了眼光。她枯聲地說：道

『再會。』

兒子緊緊地閉住了他底嘴唇，彷彿他底牙齒傷害他。這使他更像他的母親了。他看來更老，更嚴厲。於是他回轉身，走出門外。

那天夜裏，痛苦盤踞在她底心。她已經趕走了她的親骨肉。或許這一生，她們沒有再見的機會吧。她在神像門面前，俯伏了許多時候，她底思想又變成頑硬了。

『偉大的聖者們，爲了上帝，受過比這更大的憂患來。』

她的兒子不再回到鄉村裏。他帶了一個姑娘，過他的流浪的生活。毫無紀律的。於是，對於他，又發生了許多談論和責難。但這老婦人立即又阻止了它。

『我沒有兒子的。那個神的叛徒不是我的兒子。我和他脫離關係了。不要來打擾我，談論到關於他的事情。』

一年後，哥薩克人又在那個村邊握着權力。他們回來了，奪取布爾雪維克底



地位。於是這老婦人又聽到了流言：

「彷彿亞蒂勃被殺死了，或者躲藏在什麼地方吧。他們說，他是給捉住了。但照情形論起來，多半是被殺死。他的女人，都開、華羅雪洛惠，被關進監牢裏去。此刻，他們讓她出來了，她是住在城裏。」

這一回，這老婦人沒有驅逐那專門造謠的人。她將她底披肩更低地覆在頭上，帶了一種柔順的聲音，問：

「這女人有孕沒有？」

「他們說她懷着孕。他們說她生活很艱難。她在賠償別人的眼淚呢。」

「可是老婦人截斷了這談話……」

「我必須上瑪麗亞那裏，去接收她的孩子。他們叫着我呢。呵，這是工作，

目下，兒女們不肯奉養他們的雙親了，陌生人當然不肯無條件來做這事。我需要食物，我沒有工夫閒談。」

她走出屋內。

但是，從那一天起，她彷彿融消了。一禮拜後，她預備上城裏去。她甚至預備了一根旅行的手杖，可是疾病之神侵伐她，她底雙足不能行動，到臨死的晨光，她彷彿變得更溫和了。她對瑪麗亞，兵的妻子，（她正跑來看她）說：

「我想，現在我是獲得了一個生在城裏的孩子了。我想去看看他。然而上帝不願意我去。我想，他是不肯饒恕亞蒂勃的。呵，我想，這將如大慈大悲的菩薩所命令的。」

於是她突然開始悽慘地嗚咽，有如一個孩子。瑪麗亞吃了一驚。這老婦人向來是很強硬的。祇有習俗要求她流淚的時候，纔流淚。而現在，她是躺在呼號。正在死神的面前。兩天後，她的生命完結了。



祖母菲貼尼老了，很老了，然而她住着的茅屋甚至比她更老了。

祖母一天天走近了她瓜坟墓，但茅屋却更走在她的面前，她走了一步，茅屋倒向前走了兩步；它差不多完全陷在崩壞的狀態中——已經很難整個保存在地上——了——，假若微風稍稍吹得強烈一點吧，茅屋將立即崩塌下來。

當夜之神用她底禮服遮蔽了地面，月宮裏的好作弄的男人用他底白舌子從牆縫裏戲弄着祖母，天使們底眼睛底星星微笑着，且引誘祖母上他們那裏去：『到我們這裏來，菲貼尼，上帝的僕人，在我們翼下，我們將在暴風雨裏保護你平安，我們將溫暖你，用我們底呼吸。』

上天國去，在她是最幸福的，十分幸福的，但上帝却教他繼續生活在地上；彷彿她底祈禱還不夠贖回她地上所犯的一切罪惡呢。

當冬天，有如一個憤怒的岳母，在風雪裏咆哮着，嚴霜好似一個老頭子，打開了茅屋，坐在一個角落裏拉着他底鬍鬚，用拳頭敲擊着牆壁，而且想伸手出來和祖母握手的時候，她是頂恐怖了。幸而這位老頭子實在太老了，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而且謝謝室內的溫暖的爐子呵，它藏去了祖母使這老頭子看不見她。

祖母在深夜起來。琉璃燈向神像們丟眼風；在一個角落裏，救主耶穌的面孔露着憂傷的神色；聖母在右邊悲苦着，施洗約翰在左邊溫和地望着救主耶穌；在他旁邊，聖尼古拉盛着額——一個莊嚴的聖徒。其餘的偉大的聖徒們也都向她望着，有的在神像們中間，有的從圖畫上面，他們十分慈愛地凝視着她，彷彿聖徒們中間有人在輕撫她底靈魂，一種偉大的恩惠降賜給祖母了。

她是敬愛且尊重偉大的聖徒們的；無論何時，她在一幅圖畫上看見了一個

聖徒底像在上面，她立即將幅畫懸掛在牆上了。

祖母祈禱，又祈禱，她向聖徒們的唯一懇求，是懇求神保護她底茅屋一直到她死去的一天。

雖然她底角落是悲慘的，仍然這是她自己底角落啊。生客們底麵包她是不大有吃的；吃着別人底麵包，這是真的，會半途梗住了她底咽喉吧——像她這樣風燭殘年，去做一隻飄泊無歸的杜鵑鳥，將要感到更大的痛苦了。

神父伊凡，當他去獻聖水的時候，時常說：「菲貼尼，你底房子無形中有聖徒們保護着的。」

於是她打算告訴他，關於幾天前，在太陽下山的時候，看見了一個幻影似的東西：「神父，他是聖徒們中間的一個，他沿着小巷走來，而且用一把斧頭敲着牆。不過，他是誰我却沒有知道。他底面孔是被牆壁遮住了。」

神父伊凡念完了『在約丹潮裏。』他沒有時間好空化，——教區的範圍是非常大的。

祖母忘記了她預備做彌撒用的五個哥貝克放在那裏了，她一點影子記不起來；她到處都翻尋，但她找不出五個哥貝克來。神父伊凡底神氣，喘脹得有如一個雨後的香菌：

『菲貼尼，你褻奪了別人的上帝的施物了。至少，給五個雞蛋吧。』

祖母蹣跚地走去尋雞蛋，匆匆地揀了十枚雞蛋，而且還是選那些最大的。

誰都知道一個牧師底眼睛是一雙貪婪的眼睛，他底手兒有如鉄剗，他底口袋有如一個深淵——於是所有十個雞蛋都在他的口袋裏不見了。

祖母的眼睛裏充滿了淚水：『這幾個雞蛋我貯藏着預備復活節用的，此刻是一個都沒有了。』

## 二

祖母菲貼尼在街上漫行着，背上負了一束柴枝，風兒戲弄着她有如一隻小鳥：它有時追逐一根羽毛，有時滾捲着一把草囊，有時牽住了她的 *skirt* 的緣邊。

突然地，風兒從小巷裏吹過一片紙兒來，且開始戲弄着祖母。她俯下身去拾這片紙，但風兒從她手裏奪了下來，將它吹到苧蔴上，牢牢地刺住，沒有放棄它。祖母是好容易才將這紙片取下。

她將紙片弄平——這是一個聖徒底圖像，他生着許多鬚髭和頭髮，他底面孔是嚴肅的——他底眼光會刺入靈魂的底裏，有如針一般地。

祖母決不定這是誰。「或許他是一個使徒吧，他有點像聖·瑪爾克的，但在他旁邊沒有一個獅子頭呵。也許他是戰士聖·斯屈雷蒂雷吧，但他身上我看不到



「戰甲。」

她猜不出倒底是誰。

她將這幅畫黏在施洗約翰附近的一個神聖的角落裏，於是燃上了琉璃燈，禱禱着：

「你上帝的小聖徒呀，饒救我這一個罪人和愚人吧。我不知怎樣稱呼你！

——，在上帝面前，爲我問你底金口吧，告訴「他」，上帝的僕人菲貼尼懇求上帝保護她底茅屋，不要讓雷電毀擊它，火燃燒它，乾蝕地朽爛了它。」

琉璃燈丟着眼風，聖徒可憐地微笑着——真的，他一定很仁慈的。

.....  
 在窗外，雨水用它底腳爪抓着窗玻璃，雷與電在爭吵。

有人在敲門呵。

釐母依在窗玻璃上，黑暗有如一個坟墓，她什麼東西也看不見。現在，電光

用一個光的舌舐着黑暗——有一個男人立在外邊，他底聲音是急迫的。

『快點讓我進來吧！』

祖母蹣跚地走到了門旁。

『進來，進來，我親愛的，你底頭當心撞在門柱上。你一定受了寒吧，我親愛的。上帝從什麼地方帶你來？』

『從城裏。我和風雨交戰了一夜了。在整個村子裏我找不着一個人——他們都像死一般地睡着了。你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嗎，祖母？我飢餓得好像一隻狼了。』

『我有一點麵包在這裏，吃吧。我沒有別的東西，祇有麵包。』

『很好。』

『你至少得在你的額上合一個十字，我親愛的……你看，那裏是神像們呀……』

……這是罪過呵……』

「唉，祖母，假使你不用你底手去做工，沒有聖徒們會來援助你的。」

「我親愛的，你在說什麼話吓。有時，那些過着聖潔的生活的人們，上帝會送給他們的……」

「張開了你底口袋，等候上帝會把什麼東西放在裏面吧。一個聖徒可以掠奪別人的東西，而他覺得這是上帝使他變成了富有。然而對於你，講這些話有什麼用處呢，老婦人吓，無論怎樣你都不懂的……唉——唉，這是什麼神像？」

「我親愛的，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偉大的聖徒。或者你可以告訴一個愚笨如我的老婦人吧，我應該用什麼名字去向他祈禱的……」

「這是一個外國名字，祖母。他底名字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底教訓。」

「我親愛的，什麼是他底教訓呢？」

「去工作着，去工作着，且互相愛着……」

「對的，我親愛的，他底話是真理。他們說，上帝親自命令我們應該肩上海」

着汗去工作……」

「你也向他祈禱嗎？」

「當他底神像在此地接受祈禱的時候，我爲什麼不向他祈禱呢？你來此地之前，我正在向他祈禱着，求他保有我底茅屋維持它底現狀，一直到我死去的那天。」

「是的，你底茅屋看來好像一個鼠穴了。祈禱吧，祈禱吧，祖母，他或許會滿足你底願望，在所有別的聖徒們滿足你底願望之前。」

「這是罪過吓，我親愛的，你說起笑話來了。呵，多麼罪過吓！當心點——在另一個世界，他們會把你底舌頭掛在一個鈎子上呢。」

三

秋天快到了，天空不斷地落着雨水有如一隻淋濕的母鷄，風悲啼着有如一個

盲目的乞丐，這時候生活在這茅屋裏真是一種痛苦。

有一回，在大清早，祖母聽到了一種聲音，她恐怕這是一隻野熊行走在屋頂上，它會毀壞了屋頂，搗爛了屋頂的。『呵』，她思索着，『末日是到了，茅屋要崩塌了。』

她跳到街道上一看，她完全失去了知覺！木匠們在拆毀整個的屋頂，有如羣狼噬食着它們底掠物一般——祇剩下幾根梁椽了。

祖母啜泣着：

『救救喲！救救喲！救救我呵，良善的人們。強盜們要搶去我所有的一切了。』

木匠們在屋頂上回答她：

『你張皇點什麼？我們是從蘇維埃派來的。當我們工作的時候，隨便上那裏去工作在我們都一樣。我們是被派到此地來工作的，所以我們在此地工作着。事』

情就是這樣。」

祖母聽到裝運木料的貨車，怎樣輾軋地響着有如鶴鳥一般，她看見它們彙集在茅屋附近。

祖母變成呆得有如花園裏的稻草人了。「這一切幹什麼用的？」她不清楚。木匠們拿了斧頭擊着，劈着，有如樹林裏的啄木鳥兒——他們在這裏增補了一點，那裏放上了一點，假若一根棟樑朽爛了，他們就換上一根新的，於是這茅屋便重建過了——它雖斑斑地補葺得有如一件古老的外套，但他們並不是爲了美觀來修葺它的，而是爲了室內底駿和——夠祖母享受一生了。

祖母疑惑地說：

「我自己呢，還是有誰要住進這茅屋來？他們要把我趕出這老巢吧？」

「誰？從前誰住在此地的，現在也讓他住着。不要怕 蘇維埃是保護窮人們的，從來沒有傷害過他們。」

一個泥水匠來了，搗碎泥漿，粉刷在爐子上——菲貼尼，親愛的靈魂，住在你底新的茅屋裏，烤着你底溫暖的爐子，平安地。

於是祖母光榮地住在這新的茅屋裏——火爐吐出暖氣，正是吐出了暖氣。

祖母把那聖徒放在施洗約翰的地位——和救主耶穌並排放着。「真的，他是  
非常仁慈的——他必須和上帝放在一塊的。」

#### 四

春冰融解了，復活節也到了。

祖母是不後於別人的，將復活餅放在桌上，潔白得有如一個雪球，用玫瑰花飾着的雞蛋放在復活餅的周圍。

神父伊凡進來了，致佳節的敬禮。

「呵，菲貼尼，你是住在怎樣一個天堂裏呀。」

「我是從來不希望住新茅屋的，神父，從來不希望的。是這位偉大的聖徒爲我建築的。而我，連他底名字都不知道，真是一個罪人呵。」

「菲貼尼，這是天緣，這是天緣。上帝底意思我們是不知道的。……唔：

……唔……：基督昇天了……」

他突然地墜塞住，紅漲得有如一隻煮過的龍蝦。

「爲什麼，你這可咀咒的叛徒，你將一個異教徒，一個反基督徒，和聖徒們底神像共放在一起呢？擲了它吧！」

他蹬蹬他底足兒，有如一匹馬被一隻蒼蠅叮着一般，他底目光預備去吞下了整個的祖母。

「神父，他是怎樣一位反基督徒呀？這于你什麼事？願基督保宥着你吧！我向所有聖徒們祈禱四十多年了，求他們保護我底房子，但他們都不會幫過我。他，那個仁愛的神，立即接受了我底請求……」



「呸！」

他直向那聖徒面上睡……：……頑母直立在神像們面前，有如一隻癡癡的母雞在鵝鷹前面。

「你不要睡在聖潔的神像們的身上吧……：……他們稱你為一個牧師的呀！」

「你這可咀咒的異教徒，在你怨謗的時候，你將沒有一個基督教的葬儀了：

……」他跳出了這屋子，有如一隻軟木塞跳出了啤酒瓶。

「一定牧師們不喜歡我們的真正的保護者的，」她心中想。

她用一塊清潔的布片拂拭那聖徒底容貌，而且有如一隻雄鷄在破曉時啼：

「基督升——天了……：……」

她底靈魂是溫暖的——溫暖的，有如在浴中蒸散水汽一般。

「上帝是公判者呀！」

## 譯後記

在譯完「飢餓的光芒」之後，因自己也深感到，要在這樣薄薄的一個譯之內集，將俄羅斯的重要作家介紹給國人，在事實上是無法辦到的；所以，作為亡羊補牢的辦法，想在開頭的地方作一篇比較長些的序文，來說明俄羅斯文學的變遷和今日的現狀，但是，書店主人却催着印，結果弄得沒有讓我安心地來寫這計劃中的序文的時間了。

不過，勉強可以解嘲的，是這「世界短篇名著譯叢」湖風書局預備有計劃地出下去的，那「俄羅斯之部」或許還有讓我再譯的機會，而序文也可以在下一集裏補寫了。況且，在每一篇譯小說的前面，都刊有說明每個作家底生活和思想的小

傳，那對於讀者，雖不能給予一個系統的印象，至少也可以獲得一個最低限度的幫助。

要在這裏致我個人底謝意的，是冬芬先生和倉禾先生答應他們底兩篇譯文，讓我收在這一個集子裏；像冬芬先生所譯的「蠢人」的作者列斯考夫，在中國甚少見到介紹過，而在俄國却是一個近代文藝的開山老祖，雖然他底聲名趕不上普希金那麼大，那麼傳遍了全世界。

最後，我想這裏提一提，屠格涅夫底文章大部是輕靈瀟灑，大有法國作品底風味，而我這回選的，都是他底作品中比較最沈重最憂鬱的一篇。

蓬子

一九三一年八月，記於上海。